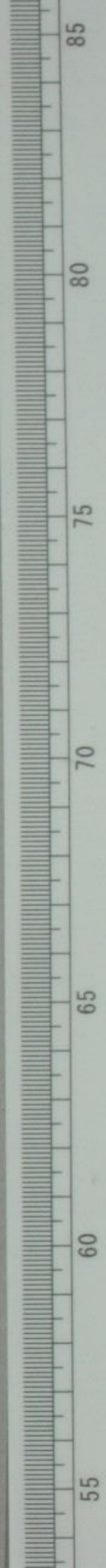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67





文庫 11  
D 292  
67

宋史卷二百五十二

列傳第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鄧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王景 子廷義

王晏

郭從義 曾孫承祐

李洪信 弟洪義

武行德

楊承信

侯章

王景萊州掖人家世力田景少佃僮善騎射不事生業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五十二

列傳

仰日泉文庫

010190562358



結里中惡少爲羣盜梁大將王檀鎮滑臺以景隸麾下  
與後唐莊宗戰河上檀有功景嘗左右之莊宗入汴景  
來降累遷奉聖都虞候清泰末從張敬達圍晉陽會契  
丹來援景以所部歸晉祖天福初授相州刺史范延光  
據鄴叛屬郡多爲所脅從景獨分兵拒守晉祖嘉之遷  
耀州團練使及代會晉祖幸鄴留爲京城巡檢使改洛  
州團練使開運初授侍衛馬軍左廂都校二年契丹南  
侵少帝幸澶淵景與高行周等大破契丹衆于戚城遷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出爲晉州巡檢使  
知州事拜橫海軍節度契丹至汴以其黨代景景歸次  
常山聞契丹主殂樂城卽間道歸鎮斬關而入契丹遣  
去漢乾祐初加同平章事會契丹饑幽州民多度關求  
食至滄州境者五千餘人景善懷撫詔給田處之周祖  
微時與景善及卽位加兼侍中景起身行伍素無智略  
然臨政不尚刻削民有訟必面詰之不至大過卽諭而  
釋去不爲胥吏所搖由是部民便之廣順初入朝民周  
環等數百人遮道留之不獲有截景馬鐙者俄以景爲  
護國軍節度歲餘遷鎮鳳翔顯德初封褒國公加開府  
階世宗卽位加兼中書令先是秦鳳陷蜀州旁蕃漢戶  
詣闕請收復世宗命景與向拱率兵出大散關進討連



陷若柵遂命景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大破蜀軍于上邽  
斬首數萬級是秋秦州降逾年徙景鎮秦州兼西面緣  
邊都部署恭帝卽位進封涼國公宋初加守太保封太  
原郡王建隆二年春來朝太祖宴賜加等復以爲鳳翔  
節度西面緣邊都部署四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追封  
岐王謚元靖初景之奔晉也妾坐戮二千逃獲免晉祖  
待之厚賞賜萬計嘗問景所欲對曰臣自歸國受恩隆  
厚誠無所欲固問之景稽顙再拜曰臣昔爲卒嘗負胡  
牀從隊長出入屢過官妓侯小師家意甚慕之今妻被  
誅誠得小師爲妻足矣晉祖大笑卽以小師賜景景甚

寵嬖之後累封楚國夫人侯氏嘗盜景金數百兩私遺

舊人景知而不責性謙退折節下士每朝廷使至雖卑  
位必降階送迎周旋盡禮左右或曰王位尊崇無自謙  
抑景曰人臣重若命回當如是我惟恐不謹耳初封郡  
王朝廷以吏部尚書張昭將命景尤加禮重以萬餘緡  
遺昭左右或言其過厚景曰我在行伍間卽聞張尚書  
名今使於我是朝廷厚我也豈可以往例爲限耶景子  
廷義廷睿廷訓廷至驍衛大將軍致仕廷義起家供  
奉官改如京副使以善騎射周世宗擢爲虎捷都虞候  
遷龍捷右第二軍都校領珍州刺史宋初改內外馬步



軍副都軍頭乾德四年與韓重賚率師護治滑州靈河  
新堤六年增治京城又命廷義董其役開寶二年加領  
橫州團練使從征太原廷義性勇敢親鼓士乘城獨免  
胄矢中其腦而顛經宿卒年四十七太祖甚惜之優詔  
贈建雄軍節度廷睿性驕傲好夸誕每言我當代王景  
之子聞者咸笑之因目爲王當代

王晏徐州滕人家世力田晏少壯勇無賴嘗率羣寇行  
攻劫梁末徐方大亂屬邑皆爲他盜所剽惟晏鄉里恃  
晏獲全後唐同光中應募隸禁軍累遷奉國小校晉開  
運末與本軍都校趙暉忠衛都校侯章等戍陝州會契

丹至汴遣其將劉愿據陝恣行暴虐晏與暉等謀曰今

契丹南侵天下洶洶英雄豪傑固當乘時自奮且聞太  
原劉公威德遠被人心歸服若殺愿送款河東爲天下  
唱首則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乃率敢死士數  
人夜踰城入府署劫庫兵給其徒遲明斬愿首縣府門  
外衆請暉爲帥章爲本城副指揮使內外巡檢使兼都  
虞候遣其子漢倫奉表晉陽時漢祖雖建號威聲未振  
得晏等來歸甚喜卽日以暉爲保平章節度章爲鎮國  
軍節度晏爲絳州防禦使乃領舊職旣而暉等表晏始  
謀功爲第一遷建雄軍節度漢祖入汴加同平章事周



祖卽位加兼侍中廣順元年劉崇侵晉州晏閉關不出設伏城上并人以爲怯競攀堞而登晏麾伏兵擊之顛死者甚衆遂焚橋遁遣漢倫追北數十里斬首百餘級擢漢倫濱州刺史八月來朝周祖以晏家彭城授武寧軍節度俾榮其鄉里三年周祖征兗州次張康鎮晏來朝獻馬七匹賜襲衣金帶親郊畢封滕國公加開府階世宗卽位加兼中書令初晏至鎮悉召故時同爲盜者遺以金帛從容置酒語之曰吾鄉素多盜我與諸君昔嘗爲之後來者固當出諸君之下爲我告諭令不復爲若不能改吾必盡滅其族由是境內安靜吏民詣闕舉

留請爲晏立衣錦碑世宗初復請立德政碑世宗命比部郎中知制誥張正撰文賜之詔改其鄉里爲使相鄉勳德里私門立戟未幾改河南尹西京留守顯德三年移鳳翔節度六年從世宗北征爲益津關一路馬軍都部署韓令坤副焉遂平三關太祖卽位進封趙國公從征李筠師還改安遠軍節度乾德元年進封韓國公上章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每朝會令綴中書門下班俄歸洛陽別墅四年冬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贈中書令初晏爲軍校與平陸人王興善其妻亦相爲姊妹晏旣貴乃薄興興不能平晏妻病興語人曰吾能治之晏遽



訪典與曰我非能醫但以公在陝時止一妻今妓妾甚衆得非待糟糠之薄致夫人快快成疾耶若能斥去女侍夫人之疾可立愈晏以爲謗已乃誣以他事悉案誅其夫妻守西洛日白重贊鎮河陽時世宗征淮南重贊慮并人乘間爲寇因葺城壘且約晏爲援晏意欲兼有三城卽與漢倫同率兵赴之重贊聞其來拒不納遣人語之曰公在陝州已立大功河陽小城不煩枉駕慙不能對遂引兵還

郭從義其先沙陁部人父紹古事後唐武皇忠謹特見信任賜姓李氏紹古卒從義纔卅角莊宗畜於宮中與

諸子齒明宗與紹古同事武皇情好欵狎卽位以從義

補內職累遷內園使晉天福初始復姓郭氏坐事出爲宿州團練副使丁內艱北歸遂家太原漢祖在鎮表爲馬步軍都虞候屢率師破契丹于代北及建大號從義首贊其謀擢鄭州防禦使克東南道行營都虞候領首軍自大行路渡河漢祖入汴以爲河北都巡檢使杜重威據大名叛以爲行營諸軍都虞候重威降爲鎮寧軍節度趙思綰之叛爲行營都部署賜戎裝器仗金帶師至永興圍其城卽以從義爲永興軍節度思綰糧盡城中人相食從義繫書矢上射入城中說思綰令降仍表



於朝廷許以華州節制隱帝從其計卽遣使諭思綰思綰入縮開門納款翊日從義具軍容入城憇候館中思綰入謁卽令武士執之并其黨三百餘人悉斬於市以功加同平章事周廣順初加兼侍中移鎮許州顯德初親郊加檢校太師世宗將征劉崇從義適來朝因請扈從世宗甚悅改天平軍節度卽令從符彥卿破契丹于忻口師還以功加兼中書令四年從征淮南移鎮徐州及世宗自迎鑾至泗州見於行在恭帝卽位加開府階宋初加守中書令太祖征揚州從義迎謁於路願扈從不允乾德二年又爲河中尹護國軍節度六年以疾歸京師

開寶二年改左金吾衛上將軍逾年上章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四年卒年六十三贈中書令從義性重厚有謀略多技藝尤善飛白書初思綰之叛也巡檢使喬守溫遁去姬妾悉入思綰思綰敗從義盡取之守溫詣從義求其愛妾雖不敢拒而心銜焉遂發守溫逃遁事坐棄市人皆寃之從義善擊毬嘗侍太祖於便殿命擊之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旣罷上賜坐謂之曰卿技固精矣然非將相所爲從義大慙子守忠守信守忠至閑廡副使守信字寶臣頗知書與士大夫游至東上閣門使知邢州卒子世隆爲比部員外



郎世隆子昭祐承祐昭祐爲閣門祗候

承祐字天錫娶舒王元偁女授西頭供奉官仁宗爲皇太子承祐補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謁者真宗爲玉石小牌二勒銘以戒飭之帝卽位遷西染院副使兼閣道通事舍人勾當翰林司遷西上閣門副使坐盜御酒及用尚方金器除名岳州編管徙許州別駕起爲率府率遷西京作坊使勾當右驥驥院院之大校試路馬者前鳴鞭擁御蓋承祐代試之其狂僭如此進六宅使象州團練使承祐性狡獪緣東宮恩又憑藉王邸親旣廢復用迺僭言事或指切人過失同列謂之武諫官真授衛

州刺史知相州入爲羣牧副使改濰州團練使歷知曹鄭澶鄆貝州徙澶州兵馬總管役卒有異謀者廉得不待奏捕斬之再知澶州會中使過據延入問管軍闕補何人使者曰聞朝廷方擇才武者承祐起挽疆自銜左右皆笑入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以父喪起復真定府定州等路副都總管諫官歐陽脩余靖論其非才改知相州尋徙大名府副都總管樞密使杜衍惡承祐驕恣奏罷軍權爲相州觀察使永興軍副都總管改知邢州徙河陽兵馬總管衍去位復進爲殿前都虞候并代州副都總管兼知代州徙邢州諫官錢明逸言承祐無



康守邢民素厭苦之改相州徙秦鳳路副總管累遷建武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尋以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府壁壘不完盜至卒無以禦承祐始城南關浚沙雖盟三河徙亳州諫官言承祐在應天府給糧不以次且擅留糧綱批宣頭不發戍還兵越法杖配輕罪借用翰林器出入擁旗槍以禁兵擬周衛體涉狂僭無人臣禮罷宣徽南院使許州都總管徙節保靜軍知許州轉運使蘇舜元薦承祐有將帥才政事如龔黃帝謂輔臣曰彼庸人監司乃龔黃比之何所取信哉改知鄭州未行暴疾卒贈太尉謚曰密承祐所至多興作爲煩擾百姓苦之

李洪信并州晉陽人漢昭聖太后弟也后弟六人洪信居長少善騎射後唐明宗在藩時隸帳下及卽位愛將朱弘實總領捧聖軍弘實擢洪信爲爪牙漸遷小校應順中潞王舉兵少帝殺弘實而東奔捧聖軍數百騎從行洪信預焉及次衛州少帝與晉高祖遇因有疑貳謀害晉祖其從兵皆亂時漢祖方護晉祖洪信以兵應之獲免清泰中又爲雍王重美牙校晉初爲興順左廂都指揮使漢祖統禁軍遷鎮太原奏隸麾下漢祖領陳州刺史左護聖左廂都指揮使俄加岳州防禦使從漢祖



降鄴以警扈之勞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乾祐中以羣小用事心懷憂懼白太后求解軍職出爲鎮寧軍節度歲餘遷保義軍節度初楊邠以元從功臣爲方鎮者不諳政務令三司擇軍將分補諸鎮都押牙孔目官或恃以朝選藩帥難制洪信聞內難卽召馬步軍都校聶召奉國軍校楊德王建黃全武楊進翟本右牙都校任溫武德護聖都校康審澄及判官路濤掌書記張洞都押牙楊昭勅孔目官魏守恭悉殺之誣奏謀逆周廣順初加同平章事洪信常以此妄殺自歎及革命內不自安周祖猶以漢太后之故移鎮京兆本城兵不滿千王峻西征至陝州以援晉州爲辭又取去數百人及劉崇北遁遣禁兵千餘屯京兆洪信益懼卽請入朝懇辭藩鎮拜左武衛上將軍世宗卽位遷左驍衛上將軍顯德五年改右龍武軍統軍從世宗北征爲合流口部署乾德五年改左驍衛上將軍開寶五年請老以本官致仕八年卒年七十四洪信無他才術徒以外戚致位將相斂財累鉅萬而吝嗇尤甚時節鎮皆廣置帳下親兵惟洪信最寡少弟洪義

洪義本名洪威避周祖名改焉漢祖鎮太原補親校開國授護聖左廂都校領岳州防禦使遷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領武信軍節度少帝卽位改鎮寧軍節度會誅楊  
邠史弘肇等時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屯澶州卽遣  
供奉官孟業齎密詔令洪義殺之又令護聖都指揮使  
郭崇等害周祖於鄴洪義素怯懦慮殷覺遷延不敢發  
遽引業見殷殷乃錮業送密詔於周祖洎周祖起兵少  
帝又詔洪義扼河橋及周祖兵至洪義就降漢室之亡  
由洪義也廣聖初權知宋州節度未幾真拜歸德軍節  
度加同平章事權知許州歲餘改鎮安州顯德初加檢  
校太師世宗卽位加兼侍中未幾徙青州六年夏遷京  
兆尹永興軍節度恭帝嗣位加開府階宋初加兼中書

令移鄜州乾德五年代歸卒年五十九贈太師

武行德并州榆次人身長九尺餘材貌竒偉家甚貧常  
採樵鬻之自給晉祖鎮并門暇日從禽郊外值行德負  
薪趨拱於道左晉祖見其魁岸又所負薪異常令力士  
更舉之俱不能舉頗竒之因留帳下晉天福初授奉國  
都頭遷指揮使改控鶴指揮使寧國軍都虞候開運中  
契丹至汴行德被獲乃僞請於契丹以自効契丹信之  
方具舟數十艘載鎧甲令行德率將校軍卒送歸其國  
汴汴至河陰行德謂諸將曰我輩受國厚恩而受制於  
契丹與其離鄉井投邊塞爲異域之鬼曷若與諸君驅



逐兇黨共守河陽姑俟契丹兵退視天命所屬歸之建  
功業定禍亂以圖富貴可乎衆素服行德威名皆曰所  
向惟命不敢愛死行德卽殺契丹監使分授器甲由汜  
水倍道抵河陽契丹節度使崔廷勳出兵來拒行德麾  
衆逆擊自旦及午殊死戰廷勳大敗棄城走行德遂據  
河陽盡以府庫分給將士因推行德知州事時契丹兵  
尚充斥行德厲士卒繕甲兵據上游士氣益奮人望歸  
之聞漢祖起太原卽自稱河陽都部署遣其弟行友間  
道奉表勸進漢祖覽奏喜甚卽授行德河陽三城節度  
漢祖由晉絳至洛行德迎候境上以所部兵翼至京師  
還河陽乾祐中加同平章事移真定尹成德軍節度廣  
順初加兼侍中俄改忠武軍節度遷河南尹西京留守  
時禁鹽入城犯者法至死告者給厚賞洛陽民家姬將  
入城鬻蔬俄有僧從姬買蔬就筓翻視密寘鹽筓中少  
答其直不買而去姬持入城抱關者搜得鹽擒以詣府  
行德見盛鹽樸非村姬所有疑而詰之姬言適有僧自  
城外買蔬取視久之而去卽捕僧訊治之具狀與關吏  
同誣姬以希賞行德釋姬斬僧及抱關吏數輩人畏之  
若神明部下凜然三年丁外艱起復顯德初加開府階  
進封譙國公世宗卽位兼中書令初世宗自河東還次



河陽以洛陽城頭缺令葺之行德率部民萬餘完其城封邢國公是秋代王晏爲武寧軍節度與晏兩換其任先是唐末楊氏據淮南自甬橋東南決汴匯爲汙澤二年將議南征遣行德率所部丁壯于古隄疏導之東達于泗上及親征以行德爲濠州行營都部署破淮軍二千餘人於郡境俄遣率師屯定遠以逼其城爲吳人所敗死者數百人行德以身免左授右衛上將軍五年下淮南復授行德保大軍節度兼中書令恭帝嗣位進封宋國公宋初加中書令進封韓國公再授忠武軍節度改封魏國公乾德二年冬移鎮安州加開府儀同三司開寶二年入爲太子太傅太平興國三年以本官致仕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師

楊承信字守真其先沙陁部人父光遠仕晉至太師壽王承信光遠第三子幼以父任自義武軍節院使領蘭州刺史歷宣武平盧二軍牙校開運初光遠以青州叛少帝遣李守貞等討之食盡勢窮承信兄承勳劫其父以降青州平光遠死承信與弟承祚詣闕請死詔釋之以承信爲右羽林將軍承祚爲右驍衛將軍放歸服喪私第尋安置鄭州初光遠送款契丹求援兵未至而光遠降及契丹來寇承勳時爲鄭州防禦使召數其罪殺



之以承信爲平盧軍節度繼父職仕漢歷安郛二州節度累加檢校太師周廣順初加同平章事諸將西討劉崇承信表求預行以郊祀恩加開府階封杞國公世宗卽位進韓國公顯德初征淮南爲濠州攻城副都部署改壽州北砦都部署兼知行府事壽州平累戰功擢忠正軍節度同平章事時徙州治下蔡承信旣增廣其城又遣監軍薛友柔敗淮人六百餘于盧州北恭帝卽位進封魯國公宋初加兼侍中來朝會征李筠命爲澤州西面都部署筠平移鎮河中乾德元年進封趙國公二年卒年四十四贈中書令承信身長八尺美儀表善持論且多藝能雖叛臣之子然累歷藩鎮刻勳爲政而不苛故能始終富貴其卒也蒲民表乞祠之則其遺愛之在人者可知矣景德四年錄其孫松爲奉職

侯章并州榆次人初在并門事後唐莊宗爲隊長明宗朝遷小校晉開運末爲忠衛指揮使屯兵陝州爲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三城巡檢使會契丹入中原與趙暉王晏謀斬契丹將劉愿送款於漢祖漢祖入汴擢爲鎮國軍節度乾祐初加同平章事尋移鎮邠州章居鎮無善政傲上剝下以貪猥聞用見戶爲逃擅其租賦乃矯奏貧民數千戶負稅租久禁繫不能輸願以已俸代



時方姑息詔褒之副使趙彥鐸有良馬章欲之不與誣  
彥鐸謀逆殺之亦置而不問俄加檢校太師周初加兼  
侍中廣順二年入朝獻銀帛請開宴周祖謂左右曰諸  
侯來朝天子自當錫宴以申愷樂豈俟其貢奉爲之耶  
命復賜之仍令有司自今藩鎮有進奉者勿受俄賜宴  
廣政殿章又獻銀千兩馬七匹上壽復不納三年授鄧  
州節度周祖親郊加開府階封申國公世宗卽位加兼  
中書令世宗親征壽陽命章爲攻城水砦都部署右衛  
大將軍王瓌副之俄徙西北水砦都部署再爲武勝軍  
節度建隆元年八月授太子太師封楚國公旣罷節鎮  
居常快快一日於朝堂與故舊言晉漢間事時有輕忽  
章者章厲聲曰當遼主疾作謀歸有上書請避暑嵩山  
者我羸人以戰鬪取富貴若此諛佞未嘗爲之坐中有  
慚者乾德五年卒

論曰王景輩微時或至爲盜負薪遭五代之亂奮身戎  
功重據邊要宋興稽顙北嚮太祖待以誠信宜無不自  
安者景趨利改圖乃至滅族王晏郭從義遷怒肆忿誣  
人以死侯章在藩邨有剝下之名李洪義狃於肺腑之  
戚而無外凜之志咎孰甚焉斯皆亂世之習有不能盡  
去之者武行德守洛邑辯究欺罔民用畏服顧不優於



諸人耶

宋史卷二百五十二終

宋史卷二百五十三

列傳第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折德辰 子御勳御卿

馮繼業 王承美

李繼周 子全照

孫行友

折德辰世居雲中為大族父從阮自晉漢以來獨據府州控扼西北中國賴之仕周至靜難軍節度使其鎮府州時署德辰為馬步軍都校廣順間周世宗建府州為



永安軍以德晟爲節度使時從阮鎮邠寧父子俱領節  
鎮時人榮之顯德中德晟率師攻下河市鎮斬并軍五  
百餘級入朝以其弟德愿權總州事時世宗南征還次  
通許橋德晟迎謁且請遷內地世宗以其素得蕃情不  
許厚加賜賚而遣之德晟未至德愿又破并軍五百餘  
于沙谷砦斬其將郝章張釗宋初德晟又破河東沙谷  
砦斬首五百級建隆二年來朝待遇有加遣歸鎮乾德  
元年敗太原軍于城下擒其將楊璘二年卒年四十八  
贈侍中子御勳御卿

御勳字世隆德晟鎮府州日表爲右職德晟卒以御勳  
領汾州團練使權知府州事開寶二年太祖征太原御  
勳詣行在謁見以爲永安軍留後四年以郊祀來朝禮  
畢歸鎮九年郊祀西洛復來朝道病後期改秦寧軍節  
度使留京師太平興國二年卒年四十贈侍中

御卿幼補節院使御勳知州事署爲兵馬都尉御勳徙  
鎮召爲閑廐副使知府州太宗征河東命御卿與尹憲  
領屯兵同攻嵐州又破岢嵐軍擒其軍使折令圖以獻  
遂下嵐州又殺其憲州刺史霍翊又擒其將馬延忠等  
七人遷崇儀使淳化三年凡四遷而爲府州觀察使五  
年拜永安軍節度使旣而契丹衆萬餘入寇御卿大敗



之於子河汭斬首五千級獲馬千匹契丹將號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擒其吐渾一人自是契丹知所畏太宗因遣使問御卿曰西北要害皆屯勁兵戎人何自而至御卿對曰敵緣山陝小徑入謀剽略臣謀知之遣人邀其歸路因縱兵大擊敗走之人馬墜崖谷死者相枕其大將韓德威僅以身免皆聖靈所及非臣之功也上嘉之歲餘御卿被病德威謀知之且爲李繼遷所誘率衆來侵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力疾出戰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會疾甚其母密遣人召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棄士卒自便不可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兩全言訖泣下踰日卒年三十八上聞悼惜久之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爲洛苑使知州事惟正歸朝以其弟惟昌繼之咸平二年河西黃女族長蒙異保及惟昌所部啜訛引趙保吉之衆入寇麟州萬戶谷進至松花砦惟昌與從叔同巡檢使海超弟供奉官惟信率兵赴戰會保吉兵衆官軍不敵惟昌臂中流矢墜馬攝弓起得裨將馬突圍出海超惟信沒馬九月保吉黨萬私保移埋復來寇惟昌與宋思恭劉文質合戰于埋并峯敗走之又破言泥族拔黃砦焚其器甲車帳俘斬甚衆以功領富州



刺史改文思使景德元年與王萬海等破賊砦護芻糧  
抵麟州秋入朔州界破狼水砦時契丹方圍崱嵐軍聞  
賊遁去明年拜興州刺史大中祥符二年表求赴闕真  
宗命近臣與射於苑中宴賜甚厚上言先臣御卿蒙賜  
旗三十竿以壯軍容請別給賜許之七年命河東民運  
糧赴麟州當出兵爲援惟昌力疾領步騎屯寧遠砦冒  
風沙而行時疾已亟猶與賓佐宴飲談笑自若焉明日  
卒年三十七以其弟惟忠繼之惟忠字蓋臣初以兄惟  
信戰沒補西頭供奉官擢閣門祗候及惟昌卒以惟忠  
爲六宅使知府州兼麟府路都巡檢使領普州刺史再

遷左藏庫使真拜嘉州刺史改資州進簡州團練使喪  
毋起復雲麾將軍卒惟忠知兵事天聖中契丹與夏國  
會兵境上聲言嫁娶惟忠覘得其實率麾下往備之戒  
士卒毋輕動一夕風霾有騎走營中以爲寇至惟忠堅  
臥不動徐命擒之得數誕馬蓋虜所縱也既卒錄其弟  
姪子孫七人以其子繼宣嗣州事久之特贈惟忠耀州  
觀察使寶元中繼宣坐苛虐掎刻種落嗟怨繼爲左監  
門衛將軍楚州都監擢其弟右侍禁繼閔爲西京作坊  
使嗣州事繼閔字廣孝慶曆中元昊兵攻麟州不克進  
圍州城城險且堅東南有水門厓壁峭絕阻河賊緣厓



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中矢石亂下賊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賊死傷甚衆遂引去圍豐州豐州遂陷繼閔以城守勞特遷宮苑使普州刺史未幾護送麟州戍卒冬服賊伏兵邀擊之盡掠所齎繼閔脫身繇間道歸會赦止奪宮苑使後復官領果州團練使自元昊反繼閔招輯歸業者二千餘戶皇祐二年卒以其弟繼祖嗣州事繼祖字應之由右侍禁遷西染院使累轉皇城使成州團練使臨政二十餘年奏乞書籍仁宗賜以九經韓絳發河東兵城囉兀繼祖爲先鋒深入敵帳降部落戶八百加解州防禦使卒繼祖有子當襲州事請以授兄之子

克柔詔從之而進其二子官錄二一孫爲借職弟繼世少從軍爲延州東路巡檢鬼名山之內附繼世先知之遣其子克勲報种諤諤用是取綏州繼世以騎步萬軍于懷寧砦入晉祠谷往銀川分名山之衆萬五千戶居於大理河夏人來攻再戰皆捷諤抵罪逮繫獄以兵付之而行遂同名山守綏州錄功領忠州刺史說韓絳城囉兀以撫橫山因畫取河南之策絳以爲然以左驥驥使果州團練使卒諸司使無賻禮詔以繼世蕃官捍邊有績特給之從子克行

克行字遵道繼閔子也初仕軍府無所知名夏人寇環



慶種諤拒之詔河東出師爲援克行請往諤使以兵三千護餉道戰于葭蘆川先登斬級四百降戶千馬畜萬計諸老將矍然曰真折大尉子也擢知府州秦兵討夏國張世矩將河外軍民克行與俱廷議謂守臣難自行詔克行選兵隸世矩克行抗章願率部落先驅未報卽委管鑰而西大會咩保吳良以萬騎來躡克行爲後拒度賊半度隘縱擊大破之殺咩保吳良師還自劾釋不問王中正出塞克行先拔宥州每出必勝夏人畏之益左廂兵專以當折氏太原孫覽議城葭蘆諸將論多不合召克行問策卽頓兵吐渾河約勒部伍爲深入窺討之狀敵疑不敢動旣訖役又入津慶龍橫川斬級三千詔河東進築八砦通道鄜延延帥遣秦希甫來共議克行請兩路併力以遠者爲先希甫曰由近及遠法也克行曰不然事有奇正今乘士氣之銳所利在速故先遠役以出其不意若徐圖之士心且怠矣希甫持不可并上二議卒用克行策城成諜言寇至軍中皆戒嚴克行止之曰彼自擾耳已而果然克行在邊三十年善拊士卒戰功最多羗人呼爲折家父官至秦州觀察使卒贈武安軍節度使子可大爲榮州團練使知府州從子可適可適未冠有勇馳射不習而能鄜延郭達見之歎曰



真將種也薦試廷中補殿侍隸延州從种諤出塞遇敵馬以少年易之可適索與鬪斬其首取馬而還益知名米脂之役與夏人戰三角嶺得級多又敗之於蒲桃谷東兵久不得食千人成聚籍籍于軍門或欲掩殺以爲功可適曰此以饑而逃耳非叛也單馬出詰之曰爾輩何至是不爲父母妻子念而甘心爲異域鬼耶皆回面聲喏流涕謝再生各遣歸羗夏人十萬入寇可適先得其守烽卒姓名詐爲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烽不傳因卷甲疾趨大破之于尾丁磴回次檉河溝正午駐營分騎據西山曰彼若躡吾後腹背受敵必敗果舉軍來可適所部纔八千轉戰至高嶺迺從間道趣洪德設伏邀其歸路敵至伏發衝之其國母踰山而遁焚棄輜重雖帷帳首飾之屬亦不返衆相蹈藉赴崖澗死者如積論前後功至皇城使成州團練使知岷蘭州鎮戎軍渭帥章棗合熙秦慶三道兵築好水川命總管王文振統之而可適將軍爲副熙州兵十人失道盡死文振歸罪於可適棗卽下之吏宰相章惇欲按軍法哲宗不許猶削十三官而罷棗請留以責效乃以權第十二將嵬名阿埋昧勒都逋皆夏人桀黠用事者詔可適密圖之會二酋以畜牧爲名會境上可適謀知之遣兵夜往襲并俘



其族屬三千人遂取天都山帝爲御文德殿受賀以其地爲西安州遷可適東上閣門使洛州防禦使涇原鈐轄知州事真拜和州防禦使進明州觀察使爲副都總管帥鍾傳行邊爲敵所隔以輕騎拔之得歸傳議取靈武環慶亦請出師命可適將萬騎往卽薄靈州川夏人扶老挾稚中夜入州城明日俘獲甚夥而慶兵不至乃引還詔使入覲帝以傳策訪焉對曰得之易守之難當先侵弱其地待吾藩籬旣固然後可圖帝曰卿言是也進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都虞候大城蕭關與傳議齟齬會覆師數百于踏口傳劾之貶鄭州觀察使俄

知衛州拜淮康軍節度使轉運使請於平夏通峽鑿

西安四砦分築塲圃置芻粟五百萬可適以費大難之又欲借車牛以運及致十萬斛於熙河皆戾其意乃中以疑謗召爲佑神觀使明年復以爲渭州命其子彥質直祕閣參軍事數月而卒年六十一彥質紹興中簽書樞密院別有傳

馮繼業字嗣宗大名人父暉朔方節度封衛王繼業幼敏慧有度量以父任補朔方軍節院使隨父歷邠孟及再領朔方皆補牙職周廣順初暉疾繼業圖殺其兄繼勳暉卒遂代其父爲朔方軍留後以郊祀恩加靈州大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 列傳 八  
都督府長史遷朔方節度靈環觀察處置度支溫池權  
稅等使恭帝時繼業既殺兄代父領鎮頗驕恣時出兵  
劫畧羗夷羗夷不附又撫士卒少恩繼業慮其為變以  
太祖居鎮日嘗得給事乃豫徙其孥闕下建隆初來朝  
連以駝馬寶器為獻開寶二年賜詔獎諭拜靜難軍節  
度使三年改鎮定國軍吏民立碑頌其遺愛太平興國  
初來朝封梁國公留京師明年卒年五十一贈侍中

王承美豐州人本河西藏才族都首領其父事契丹為  
左千牛衛將軍開寶二年率眾來歸承美授豐州牙內  
指揮使父卒改天德軍蕃漢都指揮使知州事移豐州  
刺史遣軍校詣闕言願誘退渾突厥內附上嘉其意太  
平興國七年與契丹戰斬獲以萬計禽其天德軍節度  
使韋太以獻明年契丹來寇又擊敗其眾萬餘遣北至  
青冢百餘里斬獲益眾以功授本州團練使以乞黨族  
次首領弗香克浪買為歸德郎將沒細大首領越移為  
懷化大將軍瓦窰為歸德大將軍淳化二年冬來朝令  
歸所部控子河汭自是諸蕃歲修貢禮頗效忠順景德  
初來朝以其守邊歲久遷本州防禦使以還自承美內  
屬給奉同蕃官例至是特詔月增五萬尋請於州城置  
孔子廟詔可之未幾被疾遣中使挾醫視之大中祥符



五年卒贈恩州觀察使六年錄其子文寶孫懷筠以官  
初承美養其長孫文玉爲子奏署殿直及卒其本族首  
領上言文玉曉達軍政請令襲承美任下蕃漢議議同  
以爲侍禁知州事文玉父文恭時爲侍禁在沂州表訴  
其事詔改文恭爲供奉官九年承美葬詔以緡帛米麴  
羊酒賜其家

李繼周延州金明人祖計都父孝順皆爲金明鎮使繼  
周嗣掌本族太平興國三年東山蕃落集衆寇清化砦  
繼周率衆敗之殺三千餘人補殿前承旨雍熙中又與  
侯延廣敗未藏末腋等族於渾州西山淳化四年遷殿

直賜介冑戎器茶絲明年討李繼遷命開治塞門鴉兒  
兩路又招降族帳首領二十餘人率所部入夏州敗蕃  
將數千於石堡砦以功轉供奉官復加恩賞仍賜官第  
繼周以阿都關塞門盧關等砦最居邊要遂規修築砦  
城有磨盧家媚咩拽藏等族居近盧關未嘗內順繼周  
夜率所部往襲焚之斬首俘獲甚衆至道二年授西京  
作坊副使賜袍帶銀絲雕戈以寵之大軍討西夏命爲  
延州路踏白先鋒會繼遷邀戰於路繼周戰却之咸平  
初改西京左藏庫副使三年復爲先鋒入賊境焚積聚  
殺人畜獲器甲凡六十餘萬授供備庫使領金明縣兵



馬都監新砦解家河盧關路都巡檢五年授西京作坊  
使蕃騎入鈔繼周逐之出境景德元年夏人圍麟州繼  
周受詔率兵會李繼福掩擊之加領誠州刺史大中祥  
符二年卒年六十七詔邊臣擇其子可襲職者以名聞  
邊臣言其子殿直士彬遜悞從子士用朴忠練邊事且  
爲部落所伏乃詔士彬管勾部族事士用爲巡檢都監  
以左右之士彬後至供備庫副使金明縣都監新砦解  
家河盧關路巡檢康定元年元昊反攻保安軍而潛兵  
襲金明士彬父子俱被禽士彬兄士紹至內殿崇班士  
用至供奉官閣門祇候李繼福者亦與繼周同時歸順

孫行友莫州清苑人世業農初定州西二百里有狼山  
者當易州中路舊有城堡邊人賴之以避寇山中蘭蒼  
有尼姓孫氏名深意有術惑衆行友兄子方諫名之爲  
姑師事之甚謹及尼坐亡行友益神其事因以其術然  
香燈聚民漸衆自晉少帝與契丹絕好邊州困於轉輸  
逋民往往依方諫推以爲帥方諫懼主帥捕逐乃表歸  
朝因署爲東北西招牧指揮使且賜院額曰勝福每契  
丹軍來必率其徒襲擊之鎧仗畜產所得漸多人益依



以避難焉易定帥聞于朝因以方諫爲邊界遊弈使行友副之自是捍禦侵軼多所殺獲乘勝入祁溝關平庸城破飛狐砦契丹頗畏之邊民千餘家賴以無患然亦陰持兩端以圖自固已而晉師失律薊人導契丹陷中原方諫之密構也契丹授方諫定州節度行友易州刺史尋以蕃將耶律忠代方諫於雲州方諫不受命歸保狼山契丹北歸焚劫山中方諫自狼山率衆復保定州歸命於漢授行友易州刺史行義秦州刺史弟兄犄角以居寇每入諸軍鎮閉壘坐視一無所得行友嘗遣都校王友遇巡警於石河與契丹遇殺百餘騎又嘗獲其刺史蔡福順清苑令王璉乾祐中契丹復犯塞行友禦之俘殺數百人周太祖北征行友道獻俘馘人馬以求見且請自効廼厚加賜予留之軍門及周祖受命行友屢上言偵得契丹離合願得勁兵三千乘間平定幽州乃移方諫鎮華州以行友爲定州留後顯德初正授節鉞世宗自河東還加檢校太傅六年世宗北征行友攻下契丹之易州擒其刺史任欽以獻宋初加同平章事狼山佛舍妖妄愈甚衆趨之不可禁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詔不允建隆二年乃徙其帑廩召集丁壯繕治兵甲欲還狼山以自固兵馬都監藥繼能密表其



事太祖遣閣門副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稱巡邊  
直入其城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赴闕行  
友倉皇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就第鞫之得實下  
詔切責削奪從前官爵勒歸私第仍戮其部下數人遣  
使馳詣狼山輦其尼師之屍焚之行友弟易州刺史方  
進兄子保塞軍使全暉皆詣闕待罪詔釋之四年秋詔  
免行友禁錮未幾以郊祀恩起爲右龍武軍將軍乾德  
二年遷右監門衛大將軍又改左龍武軍大將軍太平  
興國六年卒年八十贈左衛上將軍方進德州刺史子

全照

全照字繼明以蔭補殿直雍熙中授京南巡檢俄隸幽  
州部署曹彬麾下遷供奉官閣門祗候歷靜戎威虜二  
軍監軍從田重進擊賊有功就加西京作坊使兼知威  
虜軍連爲廣韶鄜延二路都巡檢使淳化五年率兵與  
李繼隆克綏州囚與張崇貴等同戍守之俄護屯兵於  
夏州兼知州事召還爲登萊路都巡檢使遷左藏庫使  
延州監軍兼阿都關盧關路都巡檢事咸平初入掌軍  
頭引見司二年加如京使爲涇原路鈐轄兼安撫都監  
是冬徙并汾等州都巡檢使三年改知順安軍代還復  
爲環慶路鈐轄與李繼和規度靈州道路四年加西上



閣門使復爲環慶路鈐轄五年將城綏州以慕興爲綏州路部署全照爲鈐轄既又慮全照素剛執與興不協乃以曹燦代之既調兵夫二萬餘全照言其非便乃罷又嘗命度地河北全照言沿河高阜可分置城堡屯戍者寧邊軍南武強縣側凡二處上重於興役止命營安平南徙置祁州俄知天雄軍府六年夏上裁定防秋禦戎之要命爲平邊軍部署領兵八千扼要害之路以全照好陵人取其嘗所保薦者王德鈞裴自榮共事焉景德元年上幸澶淵命爲駕前西面邢洛路馬步軍鈐轄兼天雄軍駐泊兼管勾東南具冀等州鈐轄全照言若敵騎南逼魏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上賞其忠果乃傳詔都部署周瑩若全照欲擊賊卽分兵給之既而邊騎果逼府城全照拒退之真宗遣使勞慰時契丹請和朝廷遣曹利用就其行帳議事全照疑非誠懇勸判府王欽若留不遣故德清軍不能守吏民多爲賊所害及契丹出境北面將帥還師併至府城全照令以次雙行入門魏能不從其約率兵馬盆入全照坐城樓引弓射之欽若入朝就命全照知軍府事以城守勞加檢校工部尚書增食邑三百戶徙鎮州召還進東上閣門使領英州刺史全照形短精悍知兵以嚴毅整衆然



性剛使氣專任刑罰中書初進擬嚴州刺史上曰全照深刻常慮人以嚴察議已今授此州似涉譏誚乃改焉三年爲邠寧環慶都部署趙德明納款朝議減西鄙戍兵令屯近地全照以邊防不可無備未卽奉詔上曰全照是好勇多言者德明使已至闕復何慮焉因徙全照知永興軍府仍拜四方館使西師移屯者至府命全照兼駐泊鈐轄全照許州有別墅求典是州可之大中祥符中遷引進使踰歲表求歸朝命掌閣門客省四方館事四年車駕西幸留爲新城都巡檢未幾卒年六十論曰五代之季邊圉之不靖也久矣太祖之興雖不

遠略而向之陸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效節雖奔走僵仆而不避豈人心之有異哉良由威德之並用控御之有道也折氏據有谷府與李彝興之居夏州初無以異太祖嘉其嚮化許以世襲雖不無世卿之嫌自從阮而下繼生名將世篤忠貞足爲西北之捍可謂無負於宋者矣承美繼周分洫種落亦能世其職者也繼業雖出賊叛之族而有循良之風方諫行友介遼晉間持兩端以取將相終以首鼠獲咎其諸異端之害歟全照職親禁衛素稱嚴果而昧於弭兵之利君子所不予也



宋史卷二百五十三終

宋史卷二百五十四

列傳第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侯益 子仁矩仁寶

張從恩

扈彥珂

薛懷讓

趙贊

李繼勳

藥元福

趙晁 子延康

侯益汾州平遙人祖父以農為業唐光化中李克用據太原益以拳勇隸麾下從莊宗攻大名先登擒軍校擢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五十四

列傳

一



爲馬前直副兵馬使征劉守光先登遷軍使破洺州爲  
機石傷足莊宗親以藥傅其瘡及愈改護衛指揮使梁  
小將李立李建以驍勇聞軍中憚之會莊宗與梁人戰  
河上益挺身出關擒其二將遷馬前直指揮使莊宗入  
汴爲本直副都校從明宗討趙在禮於鄴會諸軍推戴  
明宗益脫身歸洛莊宗撫其背出涕明宗立益面縛請  
罪明宗曰爾盡忠節又何罪也改本直左廂都校天成  
初朱守殷據夷門叛益率所部斬關先入轉左右馬前  
從馬直都校領潘州刺史王都據定州叛益從王晏球  
攻討會契丹來援益逆擊之破其衆唐河北克其城授  
寧州刺史入爲羽林軍五十指揮都校領費州刺史時  
夏帥李仁福卒子彝超擅命自立以邀節鉞命益帥師  
討之明宗不豫遽追還應順初潞王舉兵鳳翔以益爲  
西面行營都虞候益知軍情必變稱疾不奉詔執政怒  
出爲商州刺史蜀軍寇金州益率鎮兵襲擊大破之詔  
賜襲衣名馬加西面行營都巡檢使晉初召爲奉國都  
校領光州防禦使范延光反大名張從賓據河陽爲聲  
援晉祖召益謂曰宗社危若綴旒卿能爲朕死耶益曰  
願假銳卒五千人破賊必矣以益爲西面行營副都部  
署率禁兵數千人次虎牢從賓軍萬餘人夾汜水而陣



益親鼓士乘之大敗其衆擊殺殆盡汜水爲之不流從  
賓乘馬入水溺死築京觀刻石紀功晉祖大喜拜河陽  
三城節度充鄴都行營都虞候會延光以城降移鎮潞  
州天福四年晉祖追念虎牢之功遷武寧軍節度同平  
章事遣中使謂益曰朕思卿前年七月九日大立戰功  
故復以此月此日徙卿鎮彭門領相印仍賜門戟改鄉  
里爲將相鄉勳賢里九月徐州大火益出金粟振之明  
年徙鎮秦州克西面都部署階州義軍校王君懷苦其  
刺史暴虐率衆數千投蜀請爲先鋒下秦成諸州益聞  
之懼請援於朝又潛遣書於蜀將以達誠意少帝聞之  
疑爲邊患議徙於內地會蒲帥安審琦移鎮許下以益  
爲河中尹護國軍節度契丹入汴益率僚屬歸京師詣  
契丹主自陳不預北伐之謀契丹授以鳳翔節度漢祖  
卽位加兼侍中益自以嘗受契丹命聞漢兵入洛憂之  
浚城隍爲備孟昶遣益所親掌樞密王回齎書招益復  
遣綿州刺史吳崇暉厚遺之崇暉本秦州押衙益故吏  
也及何重建爲帥遣崇暉奉表以階秦歸蜀授刺史故  
昶遣之益遂與其子歸蜀昶令重建率川兵數萬出大  
散關以應之漢祖知其事遣客省使王景崇率禁軍數  
千倍道趨岐下召益入朝時漢祖已不豫召至臥內謂



之曰侯益貌順朝廷心懷携貳爾往至彼如益來卽置  
勿問苟遲疑不決卽以便宜從事景崇至京兆合岐雍  
邠涇之師以破蜀軍益懼卽謀入朝會聞漢祖崩景崇  
欲誅益慮隱中不知先朝密旨從事程渥景崇里人也  
益因遣之說景崇曰君致位通顯亦可少知止足何必  
懷禍人之心爲已甚之事乎況侯君親戚爪牙甚衆事  
若妄發禍亦旋踵至矣景崇怒曰子去勿爲游說吾將  
族爾益知不用渥言卽率數十騎奔入朝隱帝遣侍臣  
問益結連蜀軍之由益對曰臣欲誘之出關掩殺之耳  
隱帝笑之益厚賂史弘肇輩言景崇之橫怒諸權貴深  
庇護之乃授以開封尹兼中書令俄封魯國公景崇聞  
之遂據城叛益親屬在城中餘七十口悉爲景崇所害  
及周祖起兵隱帝議出師禦之益獻計曰王者無敵於  
天下兵不宜輕出況大名戍卒家屬盡在京城不如閉  
關以挫其銳遣其母妻發降以招之可不戰而定慕容  
彥超以爲益衰老作懦夫計沮之隱帝遣益與彥超及  
張彥超閻進卿吳虔裕守澶州至赤岡周帥奄至戰留  
子陂漢軍不利益臨陣見士卒無鬪志又占候不祥乃  
與焦繼勳等夜謁周祖周祖慰勞遣還廣順初封楚國  
公改太子太師俄又改封齊國公顯德元年冬告老以



本官致仕歸洛遣使賜茶藥錢帛就撫問之太祖卽位遣賜器幣歲一來朝太祖以耆舊厚待之乾德初郊祀詔綴中書門下班禮與丞相等三年卒年八十贈中書令五子仁愿仁矩仁寶仁遇仁興仁憲至左金吾衛大將軍蓬州刺史仁遇西京內園使仁興右屯衛將軍仁愿子延濟西京作坊使康州刺史仁矩從益爲商州牙校益之討張從賓也仁矩首犯賊鋒以功領蓬州刺史克河南牙職從益歷滯徐秦三鎮開運初入爲氈毯使出爲天平行軍司馬漢初授隰州刺史至郡決滯訟一日釋繫囚百餘獄爲之空民情悅服仕周歷左羽林將軍出爲泗州刺史改通州兼屯田鹽鐵監使宋初歷祈雄二州刺史治軍有方略歷數郡咸有善政開寶二年卒年五十六太祖甚惜之特命中使護喪子延廣延之咸平二年進士及第

仁寶以蔭遷太子中允卽趙普妹塔盧多遜與普有隙普罷相卽以仁寶知邕州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宣化縣人常採貨之仁寶以聞詔盡伐去九年不代太平興國中上言陳取交州之策太宗大喜令馳驛召歸多遜遽奏曰若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夷增備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寶飛輓之任且經度之別遣偏將發荆湖士卒一二



萬人長驅而往勢必萬全帝以爲然遂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前軍發遇賊鋒甚盛援兵不繼遇害死江中太宗聞之甚悼惜特贈工部侍郎錄其子延齡延世並爲齋郎延齡至殿中丞延世至太子中舍

延廣初在襁褓中遭王景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已子代延廣死劉氏行丐抱持延廣至京師還益延廣父歷通祁雄三州刺史悉以補牙職仁矩在雄州日方飲宴虜數十騎白晝入州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衙門射殺其酋長一人斬首數級悉禽其餘黨延廣持首級以獻仁矩喜拊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監軍李

漢超以其事聞詔書褒美賜錦袍銀帶仁矩卒補西頭供奉官從党進討太原太平興國初預修永昌陵出護延州軍兼緣邊巡檢善撫士卒下樂爲用戎人畏服遷閤門祗候會西北戎人寇邊人擾亂求可使徼巡者近臣言延廣將家子習邊事無出其右延廣時被病強起之遷崇儀副使克同鄜坊延丹緣邊都巡檢使延廣力疾入辭太宗賜以名藥及方遣太醫隨侍其疾亦尋愈戎人聞延廣之至不敢復爲寇亂叛卒劉渥嘯聚亡命數百人寇耀州富平縣謀入京兆其勢甚盛所過殺居民奪財物縱火而去關右騷然延廣率兵數百自間道



追之會渥於富平西十五里渥衆已千餘人相持久之渥素憚延廣傳言我草間求活觀死如鴻毛耳侯公家世富貴奈何不思保守而與亡卒爭一旦之命於鋒鏑之下延廣怒因擊之挺身與渥鬪大樹下斷渥右臂渥脫走乘勢大破其衆渥創甚止谷中後數日爲追兵所獲渥素號驍勇無敵至是爲延廣所殺羣盜喪氣餘黨稍稍自歸關右以定上嘉之擢拜崇儀使淳化二年李繼遷始擾夏臺卽命延廣領獎州刺史知靈州賜金帶名馬會趙保忠陰結繼遷朝廷命騎將李繼隆率兵問罪以延廣護其軍旣而夏臺平保忠就縛手詔褒美錫賚甚厚師還留爲延州鈐轄會節帥田重進老耄郡中不治以延廣同知州事兼緣邊都巡檢使先是延廣知靈州部下嚴整戎人悅服李繼遷素被其鋒監軍康贊元害其功誣奏延廣得虜情恐後倔强難制遽詔還以慕容德豐代之部內甚不治至道間繼遷寇靈州朝廷謀帥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稱延廣可使就拜寧州團練使知靈州兼兵馬都部署賜白金二千兩歲增給錢二百萬戎人塞道郵傳餉餼皆不通延廣獨引數十騎之鎮戎人素服其威名皆相率引避二年春被病上遣御醫馳驛視之醫至疾已亟延廣謂中使李知信曰延



廣自度必不起家世受國恩今日得死所矣但恨未立  
尺寸功以報上耳言訖而卒年五十上聞之爲出涕賙  
賻甚厚以其子爲六品正員官子紹隆東染院使帶御  
器械紹隆子宗亮右侍禁閣門祇候

張從恩并州太原人父存信振武軍節度後唐明宗微  
時嘗隸存信麾下時從恩尚幼頗無賴明宗甚薄之及  
卽位止授散秩從恩不得志乃退歸太原晉祖鎮河東  
爲少帝娶從恩女晉初以外戚擢爲右金吾衛將軍未  
幾改刺貝州遷北京副留守移授澶州防禦使歷樞密  
副使宣徽南院使權西京留守俄判三司安從進叛于

襄陽以從恩爲行營兵馬都監少帝嗣位襄陽平遷檢  
校太尉開封尹克東京留守少帝自鄴歸汴改鄴都留  
守錫賚加等仍賜銀裝肩輿二俾迎其家明年契丹擾  
河朔從恩僅能完守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契  
丹將趙延昭據甘陵命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從恩  
至延昭遁去詔與杜重威合兵三萬北伐開運初改天  
平軍節度契丹復擾邊命十五將北征以從恩克北面  
行營都監二年移鎮晉州又改潞州及契丹入汴從恩  
欲降從事高防諫曰公晉室之親宜盡臣節從恩不聽  
乃棄城而去巡檢使王守恩悉取其家財以城歸漢祖



漢祖至汴從恩惶懼不敢出漢祖召賜襲衣金帶鞍勒馬器幣以安慰之尋拜右衛上將軍奉朝請周初遷左金吾衛上將軍周祖征兗州從恩從行世宗嗣位加檢校太師封褒國公宋初改封許國公久之以病免乾德四年卒年六十九

扈彥珂代州鴈門人幼事王建立以謹厚稱晉天福中建立節制潞州卒遺表薦彥珂得補河東節度左都押衙會漢祖自太原建號擢爲宣徽南院使未幾授鎮國軍節度華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乾祐初河中李守貞未與趙思綰鳳翔王景崇並據城叛周祖爲樞密使總兵出征道出華州時議多以先討景崇思綰爲便周祖意未決彥珂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宜先擊河中河中平則未與鳳翔失勢矣今捨近圖遠若景崇思綰逆戰于前守貞兵其後腹背受敵爲之奈何周祖從其言及平河中以功遷護國軍節度時蒲人彫弊思得良帥鎮撫彥珂暗弱朝議少之廣順初就加同平章事移鎮滑州歲餘代歸與鳳翔趙暉俱獻緡帛請開宴不納以年以老疾上章求退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致仕歸西京太祖卽位遣使就賜器幣數月卒年七十五



薛懷讓其先戎人徙居太原少勇敢喜戰鬪後唐莊宗在鎮得隸帳下累歷軍職明宗時改神武右廂都校領獎州刺史東川董璋遣懷讓率本軍從晉祖討賊賊平遷絳州刺史清泰初移申州明年表乞罷郡赴伐北軍力陳不允晉天福中范延光叛於鄴以懷讓爲招牧使及戰中流矢詔賜湯藥存問又歷沂遼密懷四州刺史所至無善政頗事誅斂楊光遠反青州召懷讓至闕賜襲衣玉帶爲行營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改宿州團練使會契丹南侵少帝幸澶州遣懷讓與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率兵萬人緣河而下以守汶陽時契丹歲擾邊陲朝廷擇驍將守要郡命懷讓爲洛州團練使會苻彥卿北討契丹以懷讓爲馬軍左廂排陣使又從北面都招討杜重威爲先鋒都指揮使及重威降契丹於中渡橋懷讓亦在籍中非其志也契丹主北歸留麻答守鎮州麻答遣步健督洛州供運懷讓聞漢祖舉義晉陽卽殺步健奉表歸漢漢祖遣郭從義分兵萬餘與懷讓取邢州時僞帥劉鐸守邢臺堅壁拒之不克而還麻答遣副將楊安以八百騎攻懷讓又命剛鐵將三百騎繼之懷讓戰不勝退保本州契丹大掠其封內及麻答爲鎮軍所逐楊安亟遁鐸又納款漢祖懷讓乘其不虞遣人給



鐸云我奉詔爲邢州帥今率衆襲契丹請置頓于郡鐸無拒心輒開門迎之懷讓殺鐸奪其城漢祖卽授以安國軍節度隱帝卽位移鎮同州及殺楊邠等急召懷讓至闕會比郊兵敗懷讓降于周祖周祖登位賜襲衣金帶鞍勒馬遣還任加同平章事劉崇入寇懷讓表求西征詔褒之夏陽富人張廷徽誣告趙隱等五人爲盜殺人且厚賂懷讓子有光懷讓知之卽諷吏掠治隱等強伏之遣掌書記李炳親校賈進蒙追判官劉震等鍛成其獄隱等皆棄市家人詣闕訴寃懷讓亦自入朝遽獻錢百萬請開宴不納俄捕獲本賊下御史臺鞫問懷讓

懼獻馬十匹復不納有司請逮懷讓繫獄周祖以宿將不問杖流劉震等俄以懷讓爲左屯衛上將軍世宗卽位加左武衛上將軍顯德五年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恭帝卽位封杞國公建隆元年卒年六十九贈侍中懷讓好畜馬馳馬有大烏小烏者尤奇駿漢隱帝使求之吝而不獻及罷節鎮環衛祿薄猶有馬百匹橐駝三十頭傾資以給芻粟朝夕閱視爲娛家人屢勸鬻以供費懷讓不聽及死童僕皆斃面以哭蓋其然也

趙贊字元輔本名美後改焉幽州薊人祖德鈞後唐盧龍節度封北平王父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至樞密



使忠武軍節度贊幼聰慧明宗甚愛之與諸子外孫石氏並育於六宅暇日因遍閱諸孫數十人目贊曰是兒令器也贊七歲誦書二十七卷應神童舉明宗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幼能誦書弱不好弄克彰庭訓宜錫科名可特賜童子及第仍附長興三年禮部春榜久之延壽出鎮宣武軍因奏署牙內都校清泰末晉祖起并門命延壽以樞密使將兵屯上黨德鈞將本軍自幽州來會時晉祖以契丹之援引兵南下德鈞父子降晉契丹主盡錮之北去贊獨與母公主留西洛天福三年晉祖命贊奉母歸薊門契丹署爲金吾將軍數年契丹以延壽爲范陽節度又署贊爲牙內都校開運末契丹主將謀南侵委政延壽及平原陷贊復受契丹署爲河中節度延壽從契丹北歸贊得留鎮河中未幾漢祖起晉陽贊奉表勸進漢祖加檢校太尉仍鎮河中改京兆尹晉昌軍節度贊懼漢疑已潛遣親吏趙仙奉表歸蜀判官李恕者本延壽賓佐深所委賴至家事亦參之及贊出鎮從爲上介至是恕語贊曰燕王入遼非所願也漢方建國必務懷柔公若泥首歸朝必保富貴狼狽入蜀理難萬全儻復不容後悔無及公能聽納請先入朝爲公申理贊卽遣恕詣闕漢祖見恕問贊何以附蜀恕曰



贊家在燕薊身受契丹之命自懷憂恐謂陛下終不能容招引西軍蓋圖苟免臣意國家甫定務安臣民所以令臣乞哀求覲漢祖曰贊之父子亦吾人也事契丹出於不幸今聞延壽落于陷穽吾忍不容贊耶恕未還贊已離鎮入朝卽命爲左驍衛上將軍徙恕邠州判官贊仕周歷左右羽林左龍武三統軍世宗南征初遣贊率師巡警壽州城外俄命爲淮南道行營左廂排陣使世宗歸京留贊與諸將分兵圍壽春贊獨當東面諸將戰多不利贊獨持重自秋涉冬未嘗挫衄及受詔移軍尺椽片瓦悉輦而行城中人無敢睥睨者會吳遣驍將魯

公綰帥十餘萬衆沂淮奄至跨山爲柵阻肥水俯瞰城中時大軍已解圍贊與大將楊承信將輕騎斷吳人饜路又獨以所部襲破公綰軍爲流矢所中世宗再征壽春命造橋渦口以通濠泗令騎帥韓令坤董其役俾贊副之屬霖雨淮水漲溢濠人謀乘輕舟奄焚其橋贊覘知之設伏橋下濠人果至贊令強弩亂發殺獲甚衆及世宗移兵趣濠以牛革蒙大盾攻城贊親督役矢集于胄雖被重傷猶力戰遂拔其羊馬城刺史唐景思死焉團練使郭延請以城降世宗詔褒美之又以所部兵巡撫滁和之間破吳人五百于石潭橋淮南平以戰功多



授保信軍節度贇入視事盡去苛政務從寬簡居民便  
之恭帝卽位加開府階宋初加檢校太師移忠正軍節  
度預平維揚歲餘改鎮延州受密旨許以便宜行事將  
及州境乃前後分置步騎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  
旗所部羌渾來迎無不懾服乾德六年移建雄軍節度  
秋命將征太原以贇爲邠州路部署開寶二年太祖將  
討晉陽又以爲河東道行營前軍馬步軍都虞候車駕  
薄城下分軍四面贇扼其西偏并人乘晦自突門潛犯  
贇壘贇率衆擊之久而方退弩矢貫足太祖勞問數四  
賜良藥傳之四年改鎮鄜州太宗卽位進封衛國公太

平興國二年來朝未見而卒年三十五贇頗知  
書喜爲詩容止閑雅接士大夫以禮馭衆有方略其爲  
政雖無異跡而吏民畏服亦近代賢帥也

李繼勳大名元城人周祖領鎮選隸帳下廣順初補禁  
軍列校累遷至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昭武軍節度歲餘改領  
德初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昭武軍節度歲餘改領  
曹州世宗親征淮上令繼勳領兵屯壽州城南進洞屋  
雲梯以攻其城繼勳怠於守禦爲其所敗死者數萬梯  
屋悉皆被焚召歸闕出爲河陽三城節度議者以爲失  
責帥之義及再幸壽春回左授繼勳右武衛大將軍又



以其掌書記陳南金裨贊無狀并黜之顯德四年冬復從世宗南征及次迎鑿卽命繼勳帥黑龍船三十艘於山口灘敗吳兵數百獲戰船二艘以功遷左領軍衛上將軍七月改右羽林統軍六年春世宗幸滄州以繼勳爲戰權左廂都部署前澤州刺史劉洪副之俄權知邢州恭帝卽位授安國軍節度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太祖平澤潞繼勳朝于行左卽以爲昭義軍節度是秋率師入河東燔平遙縣俘獲甚衆建隆二年冬又敗并軍千餘人斬首百餘級獲其遼州刺史傅延彥及弟延勳來獻乾德二年詔與康延沼尹訓率步騎萬餘攻

遼州太原將郝貴超領兵來援戰于城下繼勳大敗之州將杜延韜危蹙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供奉官侯美籍部下兵三千送欵於繼勳卽遣內供奉官都知慕容延忠入奏詔褒之未幾并人誘契丹步騎六萬人來取遼州復遣繼勳與羅彥瓌郭進曹彬等領六萬衆赴之大破契丹及太原軍於城下五年加同平章事開寶初將征河東以繼勳爲行營前軍都部署敗并人於渦河二年太祖親征河東命繼勳爲行營前軍都部署駕至城下分軍四面繼勳柵其南三年春移鎮大名太平興國初加兼侍中俄以疾求歸洛陽許之賜錢



千萬白金萬兩是秋上表乞骸骨拜太子太師致仕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尋卒年六十二贈中書令繼勳累歷藩鎮所至無善政然以質直稱信奉釋氏與太祖有舊故特承寵遇弟繼偓亦有武勇周顯德末補內殿直宋初累歷軍職開寶中爲步軍副都軍頭太平興國三年遷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坐事改右衛率府率六年加本衛將軍領獎州刺史累至龍衛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繼勳子守恩至如京使守元至北作坊使守徽爲崇儀副使

藥元福并州晉陽人幼有膽氣善騎射初事邢帥王檀爲廳頭軍使以勇敢聞事後唐爲拱衛威和親從馬關軍都校天平軍內外馬軍都指揮使晉天福中爲深州刺史開運初契丹陷甘陵圍魏郡師次於河少帝駐軍澶淵契丹陣於城北東西連亘掩城兩隅登陴望之不見其際元福以左千牛衛將軍領兵居陣東偏澶民有馬破龍者告契丹曰先攻其東卽浮梁可奪契丹信之盡銳來戰元福與慕容鄴各領二百騎爲一隊躍出而鬪元福奮鐵槌擊契丹斃者數人左右馳突無不披靡契丹兵潰少帝登城見元福力戰召撫之曰汝奮不顧命雖古之忠烈無以過之元福三馬皆中流矢少帝擇



名馬賜之明日將戰面授元福鄭州刺史爲權臣所沮  
止刺原州俄改秦州明年契丹復入命元福與李守貞  
符彥卿皇甫遇張彥澤等禦之於陽城爲右廂副排陣  
使晉師列方陣設拒馬爲行砦契丹以奇兵出陣後斷  
糧道晉人乏水土馬饑渴鑿井未及泉土輒壞塞契丹  
順風揚塵諸將皆曰彼勢甚銳俟風反與戰破之必矣  
守貞與元福謀曰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反出戰吾屬  
爲虜矣彼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  
兵家之奇也元福乃率麾下騎開拒馬出戰諸將繼至  
契丹大敗追北二十餘里殺獲甚衆敵帥與百餘騎遁  
去以元福爲威州刺史會靈武節度王令溫以漢法治  
蕃部西人苦之共謀爲亂三族酋長拓跋彥超石存也  
厮囊率衆攻靈州令溫遣人間道入奏乃以河陽節度  
馮暉鎮朔方召關右兵進討以元福將行營騎兵元福  
與暉出威州土橋西遇彥超兵七千餘邀暉行李元福  
轉戰五十里殺千級禽三十餘人又遣部校援出令溫  
護送洛下朔方距威州七百里無水草號旱海師須齎  
糧以行至耀德食盡比明行四十里彥超等衆數萬布  
爲三陣扼要路據水泉以待暉軍軍中大懼暉遣人賂  
以金帛求解彥超許之使者往復數四至日中列陣



如故元福曰彼知我軍饑渴邀我於險旣許和解而日  
中未決此豈可信哉欲困我耳遷延至暮則吾黨成禽  
矣暉驚曰奈何元福曰彼雖衆而精兵絕少依西山爲  
陣者是也餘不足患元福請以麾下騎先擊西山兵公  
但嚴陣不動俟敵少却當舉黃旗爲號旗舉則合勢進  
擊敗之必矣暉然其策遂率衆進擊敵衆果潰元福卽  
舉黃旗以招暉暉軍繼進彥超大敗橫尸蔽野是夕入  
清邊軍明日至靈州元福還郡詔賜暉元福衣帶繒帛  
銀器漢乾祐中從趙暉討王景崇於鳳翔時兵力寡弱  
不滿萬人蜀兵數萬來援景崇至寶鷄依山列柵都監  
李彥從以數千人擊蜀軍衆寡不敵漢軍少却元福領  
數百騎自後驅之下令還顧者斬衆皆殊死戰大敗蜀  
兵追至大散關殺二千餘人餘皆棄甲遁去鳳翔平以  
功遷淄州刺史周廣順初王彥超討徐州叛將楊溫以  
元福爲行營兵馬都監數月克之率師還京改陳州防  
禦使未幾劉崇引契丹擾晉州命樞密使王峻率兵拒  
之以元福爲西北面都排陣使軍過蒙坑崇夜燒營遁  
峻令元福與仇超陳思讓追至霍邑旣行又遣止之元  
福謂思讓等曰劉崇召契丹擾邊志在疲弊中國今兵  
未交而遁宜追奔深入以挫其勢諸將畏懦遂止周祖



知其事明年因調兵戍晉州謂左右曰去年劉崇之遁若從藥元福之言則無邊患矣俄與曹英向訓討慕容彥超於兗州元福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詔元福自晉州率所部入朝卽遣東行賜六銖袍帶鞍馬器仗周祖謂曰比用曹州防禦使鄭瑋我度彥超凶狡多計謀恐瑋不能集事選爾代之已敕曹英向訓不令以軍禮見汝及至軍中英訓皆尊禮之當時有爲宿將築連城以圍兗彥超晝夜出兵元福屢擊敗之遂閉壁不敢出十餘日元福營柵皆就又穴地及築土山百道攻其城會周祖親征元福以所部先入華馬城諸軍鼓譟角進拔之以功授建雄軍節度世宗高平之戰劉崇敗走太原遂縱兵圍其城以元福爲同州節度克太原四面濠砦都部署時攻具悉備城中危急以糧運不繼詔令班師元福上言曰進軍甚易退軍甚難世宗曰一以委卿遂部分卒伍爲方陣而南元福以麾下爲後殿崇果出兵來追元福擊走之師還加檢校太尉移鎮陝州又歷定廬曹三鎮宋初加檢校太師九月卒年七十七贈侍中元福雖老筋骨不衰人或言其氣貌益壯當復領兵必大喜曲致禮待或加以贈遺時稱驍將

趙鼎真定人初事杜重威爲列校重威誅屬周祖鎮鄴



中晁因委質麾下周祖開國擢爲作坊副使慕容彥超據兗州叛以晁爲行營步軍都監兗州平轉作坊使晁自以違事霸府復有軍功而遷拜不滿所望居常怏怏時樞密使王峻秉政晁疑其軋已一日使酒詣其第毀峻峻不之責世宗嗣位改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領賀州刺史從征劉崇轉虎捷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兼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軍至河內世宗意在速戰令晁倍道兼行晁私語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未易敵也宜持重以挫其銳好謙以所言入白世宗怒曰汝安得此言必他人所教言其人則舍爾不言當死好謙懼遂以實對世宗卽命并晁械於州獄軍迴始赦之及征淮南改虎捷左廂領閬州防禦使克前軍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又爲緣江步軍都指揮使時李重進敗吳人于正陽以降卒三千人付晁晁一夕盡殺之世宗不之罪壽春平拜檢校太保河陽三城節度孟懷等州觀察措置等使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未幾以疾歸京師卒年五十二太祖甚悼之贈太子太師再贈侍中晁身長七尺儀貌雄偉好聚斂處方鎮以賄聞以周初與宣祖分掌禁軍有宗盟之分故太祖常優禮之再加贈典焉子延溥



延溥周顯德中以父任補左班殿直宋初爲鐵騎指揮使開寶初太祖親征晉陽太宗守京邑延溥以所部爲帳下牙軍轉殿前散員指揮使九年改鐵騎都虞候太宗卽位遷散指揮都虞候領思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轉內殿直都虞候三年改馬步軍都虞候從平太原略地燕薊六軍扈從有後期至者帝怒欲寘于法延溥遂進曰陛下巡行邊陲以防禦外侮今契丹未殄而誅譴將士若舉後圖誰爲陛下戮力乎帝嘉納之師還遷內外馬步軍都軍頭領本州防禦使五年殿前白進超卒卽日以延溥爲日騎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兼權殿前都虞候事坐遣親吏市竹木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筭責授登州團練使令赴任是冬帝北巡至大名復以延溥爲本州防禦使卽命爲幽州東路行營壕砦都監詔修緣邊城壘逾年加涼州觀察使仍判登州又爲鎮州兵馬都部署俄判霸州雍熙二年改蔚州觀察使判冀州會命曹彬等北征又與內衣庫使張紹勅引進副使董愿爲幽州西北道行營都監師還命知貝州改滑州部署四年再知貝州以疾求代代未至卒年五十贈天德軍節度子承彬至內殿崇班承彬子咸一爲虞部員外郎知宗正丞事咸熙天聖八年進士及第



論曰侯益在晉漢時數為反覆觀其受命契丹私交僞蜀赤岡之戰復夜謁周祖宗屬長幼遭景崇鯨鯢殆無噍類推其心迹豈懷貳之罰歟薛懷讓趙晁為將皆忍於殺降晁子延溥能救後至之誅雖父子之親仁暴相戾皆若是者餘皆逢時奮武致身榮顯扈彥珂請擊河中卒用其策愚者之一慮云

宋史卷二百五十四終

宋史卷二百五十五

列傳第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郭崇 楊廷璋 宋 偓 向拱

王彥超 張永德 王全斌 曾孫凱

康延澤 王繼灝 高彥暉附

郭崇應州金城人重厚寡言有方略初名崇威避周祖名止稱崇父祖俱代北酋長崇弱冠以勇力應募為卒



後唐清泰中爲應州騎軍都校晉祖割雲應地入爲契丹崇耻事之奮身南歸歷鄆河中路三鎮騎軍都校開運中戍太原會漢祖起義以崇爲前鋒入汴改護聖左第六軍都校領郢州刺史改領富州從周祖平河中以功遷果州防禦使領護聖右廂都指揮使周祖鎮鄴以崇領行營騎軍兼天雄軍都巡檢使乾祐三年冬崇從周祖平國難與李筠拒慕容彥超於劉子陂走之以崇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遣馮道等迎湘陰公贇於徐州將立之會契丹南侵周祖北征次于澶州爲六軍推戴樞密使王峻在京師聞變遣崇率七百騎東拒贇遇於

睢陽崇陣于牙門外贇懼登門樓呼崇曰汝等何遽至此崇曰澶州軍變遣崇等來衛乘輿非有他也贇召崇升樓崇未敢登卽遣道下與語崇乃登具言軍情有屬天命已定贇執崇手泣俛首久之俄而贇所領衛兵都校張令超以衆歸崇贇親將賈王等數怒目視道將害之贇曰汝輩勿草草此非關令公事崇卽送贇就館舍廣順初領定武軍節度又爲京城都巡檢使修城都部署兼知步軍公事未幾復升陳州爲節鎮以潁州隸焉命宗爲節度周祖親郊加同平章事出鎮澶州周祖不豫促還鎮所世宗立并人侵潞州命崇與符彥卿出固



鎮以禦之世宗親征又副彥卿爲行營都部署師還加  
兼侍中冬移真定尹成德軍節度四年世宗征淮南契  
丹出騎萬乘餘掠邊崇率師攻下束鹿縣斬數百級俘  
獲甚衆五年天清節崇來朝表求致政不允賜襲衣金  
帶器幣鞍勒馬遣之世宗平關南至靜安軍崇來朝恭  
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宋初加兼中書令崇追感周室恩  
遇時復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  
有異心宜謹備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篤於恩義蓋有所  
激發爾遣人覘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以博  
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幾來朝時命李重進

爲平盧軍節度重進叛改命崇爲節制乾德三年卒年  
五十八太祖聞之震悼贈太師子守璘至洛死副使姦  
卽明德皇后之姊也子允恭以父任授殿直至崇儀副  
使知常州卒次女爲仁宗皇后天聖三年詔贈崇尚書  
令兼中書令守璘太尉寧國軍節度允恭太傅安德軍  
節度六年又詔追封崇英國公加贈守璘末清軍節度  
兼中書令允恭忠武軍節度兼侍中允恭子中庸左侍  
禁閣門祗候副使中和娶潁川郡王德彝女爲西染院  
副使

楊廷璋字溫玉真定人家世素微賤有姊寡居京師周



祖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令媒氏傳言恐逼姊以告廷璋  
廷璋往見周祖歸謂姊曰此人姿貌異常不可拒姊乃  
從之周祖從漢祖鎮太原廷璋屢省其姊周祖愛其純  
謹姊卒留廷璋給事左右及出討三叛入平國難廷璋  
數獻奇計卽位追冊廷璋姊爲淑妃擢廷璋爲右飛龍  
使廷璋固辭不拜願推恩其父洪裕卽令召洪裕赴闕  
以老病辭就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廷璋歷皇城  
使昭義兵馬都監澶州巡檢使世宗自澶淵還京言廷  
璋有幹材遷客省使俄爲河陽巡檢知州事涇帥史懿稱  
疾不朝周祖命廷璋往代之將行謂之曰懿不就命卽

圖之廷璋至屏左右以詔書示懿諭以禍福懿卽日載  
路俄聞周主崩廷璋嘔血不食者數日世宗立拜左驍  
衛大將軍克宣徽北院使征劉崇以爲建雄平節度在  
鎮數年頗有惠愛前後率兵入太原境拔仁義高壁等  
砦獲刺史軍校數十人俘其民數千戶獲兵器羊馬數  
萬計并人棄沁州二百里退保新城廷璋遂置保安興  
同白壁等十餘砦會隰州刺史孫議卒廷璋遣監軍李  
謙溥領州事謙溥至并人來攻其城議者以爲宜速救  
之廷璋曰隰州城壁堅完并人奄至未能爲攻城具當  
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士百餘人許以重賞由間道遣



人約謙溥爲內應既至卽銜枚夜擊城中鼓譟以出并  
人大潰追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獲器甲萬計奏至世  
宗喜曰吾舅真能禦寇詔褒之世宗自河東還加檢校  
太保顯德六年夏率所部入河東界下堡砦十三降巡  
檢使靳漢晁等三人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  
校太尉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功德太祖命盧多遜撰文  
賜之李筠叛潛遣親信使齎蠟書求援鄰境廷璋獲之  
械送京師因上攻取之策卽下詔委以經略及車駕親  
征詔廷璋率所部入陰地分賊勢賊平歸鎮是秋來朝  
改鎮邠州乾德四年移鄜州開寶二年召爲右千牛衛

上將軍四年卒年六十賻帛二百匹廷璋美髯長上短  
下好修容儀雖見小吏未嘗懈惰善待士幕府多知名  
人在晉州日太祖命荆罕儒爲鈐轄罕儒以廷璋周朝  
近親疑有異志每入府中從者皆持刀劔欲圖廷璋廷  
璋推誠待之殊不設備罕儒亦不敢發終亦無患議者  
以廷璋在涇州保全史懿陰德之報也洪裕少時嘗漁  
於貂裘陂忽有馳騎至者以二石鴈授洪裕一翼掩左  
一翼掩右曰吾北嶽使者也言訖忽不見是年生淑妃  
明年生廷璋家遂昌盛廷璋子七人皆不爲求官惟表  
其孤甥安崇勳得西頭供奉官崇勳後唐樞密使重誨



子也廷璋子垣垣皆進士及第垣至屯田員外郎鹽鐵副使判官垣爲都官郎中

宋僊河南洛陽人謙恭下士祖瑤唐天德軍節度兼中書令父廷浩尚後唐莊宗女義寧公主生僊廷浩歷石原房三州刺史晉初爲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之僊年十一以父死事補殿直遷供奉官晉祖嘗事莊宗每僊母入見詔令勿拜因從容謂之曰朕於主家誠無所靳但朝廷多事府庫空竭主所知也今主居輦下薪米爲憂當奉主居西洛以就豐泰命僊分司就養敕有司供給至於醯醢率有加等漢祖在晉陽遣其子承

訓至洛奉書僊母與僊結昏卽永寧公主也累授北京皇城使漢乾祐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駙馬都尉隱帝卽位授昭武軍節度移鎮滑州周祖舉兵向關時僊在鎮開門迎謁周祖深德之僊率所部兵從周祖至劉子陂隱帝衛兵悉走投周祖周祖謂僊曰至尊危矣公近親可亟去擁衛無令驚動僊策馬及御營軍已亂矣廣順初丁內艱服除授左監門衛上將軍世宗征淮南令僊與左龍武統軍趙贊右神武統軍張彥超前景州刺史劉建於壽州四面巡檢師還以僊爲右神武統軍克行營右廂都排陣使又爲廬州城下副部署吳人大發



舟師次東沛洲斷蘇杭之路世宗遣俛領戰艦數百艘襲之又遣大將慕容延釗率步騎而進水陸合勢大破之世宗嘗次于野有虎逼乘輿俛引弓射之一發而斃及江北諸州悉平畫江爲界世宗駐迎鑾命俛率舟師三千沂江而上巡警諸郡師還復授滑州節制又移鎮鄧州恭帝卽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宋初加檢校太師遣領舟師巡撫江徼舒州團練使司超副之李重進謀以揚州叛俛察其狀飛章以聞太祖令俛屯海陵以觀重進去就遂從征揚州爲行營排陣使及平以功改保信軍節度來朝徙鎮華州會鑿池都城南命俛率舟師數

千以習水戰車駕數臨觀焉五年改忠武軍節度開寶初太祖納俛長女爲后俛本名延渥以父名下字從水開寶初上言改爲俛三年徙邠州太平興國初加同平章事二年移定國軍節度四年從平太原又從征幽州詔俛與尚食使侯昭愿領兵萬餘攻城南面師還歸鎮五年冬車駕幸大名召俛詣行在詔知滄州六年封邢國公俄遷同州九年又爲右衛上將軍雍熙中曹彬等北伐班師命俛知霸州歸闕端拱二年卒年六十四廢朝贈侍中謚莊惠中使護葬俛莊宗之外孫漢祖之婿女卽孝章皇后近代貴盛鮮有其比子元靖至供備庫



使元度至供備庫副使元載元亨並至左侍禁閣門祇  
僕初孝章寢疾語晉國長公主曰我瞑目無他憂惟慮  
族屬不敦睦貽笑於人景德中倥幼子元翰果詣京府  
求析家財真宗聞之詔釋勿問仍諭其族屬務遵先后  
遺戒焉元度子惟簡爲殿直惟易爲奉職

向拱字星氏懷州河內人始名訓避周恭帝諱改焉少  
倜儻負氣弱冠聞漢祖在晉陽招致天下士將往依之  
中途遇盜見拱狀貌雄偉意爲富家子隨之將劫其財  
拱覺行至石會關殺所乘驢市酒會里中豪傑告其故  
咸出丁壯護拱至太原以策干漢祖漢祖不納客于周

祖門下及周祖領節鎮署拱知客押牙周祖卽位授宮  
苑使廣順中遷皇城使出監昭義屯軍并人領馬步十  
五都來侵拱與巡檢陳思讓逆戰於虜亭南殺三百餘  
人擒百人獲其帥王璠曹海金又敗其軍於壺關師還  
會征慕容彥超命爲都監賜以六銖袍帶鞍勒馬器仗  
卽日遣行賊平命爲陝州巡檢未幾改客省使知陝州  
會延州高允權卒其子紹基欲求繼襲卽自領使務朝  
廷益禁兵戍守命拱權知州事俄遷內客省使嘗請禁  
州民賣軍裝兵器於西人從之所屬部落有侵盜漢戶  
者拱招其酋帥犒之令誓不敢侵犯召拜左神武大將



軍宣徽南院使劉崇入寇遣馬軍樊愛能步軍何徽赴澤州令拱監護之世宗親征拱以精騎居陣中高平之捷以功兼義成軍節度河東行營前軍都監師還出鎮陳州先是晉末秦州節度何建以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又取鳳州至是宰相王溥薦拱討之乃召拱與鳳翔王景並率兵出大散關連下城砦復命拱爲西南面行營都監蜀人聞鳳州急發卒五千餘出鳳州北堂倉鎮路行至黃花谷將絕周師糧道拱與王景偵知之命排陣使張建雄領兵二千直抵黃花谷又遣別將領勁卒千人出敵後截其歸路敵果爲建雄所敗奔堂倉又爲

勁卒所逼合勢掩擊擒其監軍王繼孫韜等千五百餘由是劍門之下州邑營砦望風宵遁秦鳳階成平召歸宴於金祥殿賜襲衣金帶銀器繒帛鞍勒馬顯德二年世宗親征淮南以拱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時揚州初平南唐令境上出師謀收復韓令坤有棄城之意卽驛召拱赴行在拜淮南節度依前宣徽使兼緣江招討使以令坤爲副時周師久駐淮陽都將趙晁白廷遇等驕恣橫暴不相稟從惟務貪濫至有劫人妻女者及拱至戮其不奉法者數輩軍中肅然六月追叙秦鳳功加檢校太尉時周師圍壽春經年未下江淮草寇克兵



吳援兵柵於紫金山與城中烽火相應而舒蘄和秦復  
爲吳人所據拱上言欲且徙揚州之師併力攻壽春俟  
其城下然後改圖進取世宗從之拱乃封庫付揚州主  
者復遣本府牙將分部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  
及師行吳人有負糗糧以送者至壽春與李重進合勢  
以攻其城改淮南道招討都監敗淮南軍二千于黃著  
岩世宗再幸壽州召拱宴賜甚厚以爲武寧軍節度命  
領其屬駐鎮淮軍及克壽州以功加同平章事領武寧  
軍節度四年徙歸德軍節度淮南平改山南東道節度  
俄克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師

河南尹西京留守宋初加兼侍中太祖征李筠拱迎謁  
至汜水言於上曰筠逆節久著兵力日盛陛下宜急濟  
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而誅之緩則勢張難爲力矣帝  
從其言卷甲倍道趨之筠果率兵南向聞車駕至惶駭  
走澤州城守遂見擒乾德初從郊祀畢封譙國公拱尹  
河南十餘年專治園林第舍好聲妓縱酒爲樂府政廢  
弛羣盜晝劫太祖聞之怒移鎮安州命左武衛上將軍  
焦繼勳代之謂繼勳曰洛久不治選鄉代之無復效拱  
爲也太平興國初進封秦國公來朝授左衛上將軍八  
年代王彥超判左金吾衛仗事表獻西京長夏門北園



詔以銀五千兩償之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五贈中書令  
咸平初真宗聞拱之後有寒餒流離者錄其孫懌爲國  
子助教拱子德明至洛苑使昱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出  
身德明子悅爲虞部郎中

王彥超大名臨清人性溫和恭謹能禮下士少事後唐  
魏王繼岌從繼岌討蜀還至渭南會明宗卽位繼岌遇  
害左右遁去彥超乃依鳳翔重雲山僧舍暉道人爲徒  
暉善觀人謂彥超曰子富貴人也安能久居此給資帛  
遣之時晉祖帥陝乃召至帳下委以心腹及移鎮太原  
將引兵南下遣從事桑維翰求援契丹以彥超從行天

福初累遷奉德軍校再轉殿前散指揮都虞候領蒙州  
刺史漢初領岳州防禦使兼護聖左廂都校出爲復州  
防禦使周祖平內難後比征契丹以彥超爲行營馬步  
左廂都排陣使從周祖入汴時自彭門迎湘陰公入纘  
位會軍變周祖革命卽命彥超權知徐州節度未行湘  
陰公舊校鞏廷美據州叛真拜彥超武寧軍節度命討  
之彥超督戰艦破其水寨兼勝拔之又與樞密使王峻拒  
劉崇於晉州彥超以騎兵進崇遁去授建雄軍節度復  
以所部追賊至霍邑賊步騎墮崖谷死者甚衆彥超歸  
鎮所俄改河陽三城節度移鎮河中顯德初加同平章



章事劉崇南寇命彥超領兵取晉州路東向邀擊從戰高平彥超自陰地關與符彥卿會兵圍汾州諸將請急攻彥超曰城已危矣旦暮將降我士卒精銳儻驅以先登必死傷者衆少待之翌日州將董希顏果降遂引兵趣石州彥超親鼓士乘城躬冒矢石數日下之擒其守將安彥進獻行在師還改忠武軍節度加兼侍中詔率所部浚胡蘆河城李晏口工未畢遼人萬餘騎來侵彥超擊敗之殺傷甚衆宰相李穀征淮南以彥超爲前軍行營副部署敗淮南軍二千于壽州城下吳兵水陸來援穀退保正陽吳人躡其後會李重進兵至合勢急擊

天敗吳人三萬餘衆追北二十餘里還改京兆尹永興軍節度六年夏移鎮鳳翔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師西面緣邊副都部署宋初加兼中書令代還太祖與彥超有舊因幸作坊召從臣宴射酒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納我彥超降階頓首曰勺水豈能止神龍耶當日陛下不留滯於小郡者蓋天使然爾帝大笑彥超翌日奉表待罪帝遣中使慰諭令赴朝謁未幾復以爲永興軍節度又以其父光祿卿致仕重霸爲太子少傅致仕乾德二年復鎮鳳翔三年丁外艱起復開寶二年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判衛仗事太平興國六年封



邠國公七年彥超語人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年六十九當自知止明年表求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金吾上將軍祿彥超既得請盡斥去僕妾之冗食者居處服用咸遵儉約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三贈尚書令開寶初彥超自鳳翔來朝與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俱侍曲宴太祖從容謂曰卿等皆國家舊臣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知旨卽前奏曰臣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願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行德等竟自陳夙昔戰功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翌日皆罷行德等節鎮時議以此許彥超初

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身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爲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宣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不十餘年其家已鬻之矣孫克從咸平元年進士及第亦止於州縣

張永德字抱一并州陽曲人家世饒財曾祖丕尚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多嚴選富家子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卽坐誅沒入貲產丕爲之滿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不濟其急丕又爲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父穎事晉至安州防禦使永德主



四歲母馬氏被出育於祖母事繼母劉氏以孝聞周祖初爲侍衛吏與穎善乃以女妻未德未德迎其母妻詣宋州時寇賊充斥乃易弊衣毀容儀居委巷中有賊過卽邀乞焉給曰此悲出院耳賊卽舍去繇是免禍周祖爲樞密使表未德授供奉官押班乾祐中命賜潞帥常遇生辰禮幣遇周祖之外兄弟也時周祖鎮鄴被讒族其家未德在潞州聞有密詔授遇未德探知其意謂遇曰得非泣殺未德耶未德卽死無怨恐累君侯家耳遇愕然曰何謂也未德曰姦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未德屢吏事成足以爲德未成死未晚遇以爲然止令壯士嚴衛然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未德曰殆必成未幾周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事初魏人柴翁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後唐莊宗時備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夫妻往迎之至鴻溝遇雨甚踰旬不能前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以與父母令歸魏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黯黑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問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終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寘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好



飲其妻通令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其妻  
頗露之遇亦微有聞未深言至是末德故以此諷遇遇  
送末德歸周祖周祖登位封末德妻爲晉國公主授末  
德左衛將軍內殿直小底四班都知加駙馬都尉領和  
州刺史逾年擢爲殿前都虞候領恩州團練使俄遷殿  
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時年二十四顯德元年并州  
劉崇引契丹來侵世宗親征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  
徽方戰退衄時太祖與末德各領牙兵二千末德部下  
善左射太祖與末德厲兵分進大捷降崇軍七千餘衆  
及駐上黨世宗晝臥帳中召末德語曰前日高平之戰

主將殊不用命樊愛能而下吾將案之以法末德曰陛  
下欲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宜痛懲  
其失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二將以徇軍威  
大振進攻太原師薄城下末德與符彥卿史彥超北控  
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  
圍之三匝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克契丹援兵果至彥  
超戰沒繼敗其衆二千餘衆遁去以末德領武信軍節  
度師還徙義成軍節度時末德父頴爲隸人曹澄等所  
害因奔南唐會議南征末德請行自効許之師至壽春  
劉仁贍堅壁不下末德出疲兵誘之傍伏精騎每戰陽



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突起夾攻大敗之仁贍僅以身  
免三年世宗親征至壽州城下仁贍執澄等三人檻送  
行在意求緩師詔賜永德俾其甘心太祖與永德領前  
軍至紫金山吳人列十八砦戰備嚴整敵壘西偏有高  
隴下瞰其營中永德選勁弓強弩伏隴旁太祖麾兵直  
攻第一砦戰陽不勝淮人果空砦出關永德亟登隴發  
伏馳入據之敵衆散走翌日又攻第二砦鼓譟而進始  
攻北門淮人開南門而遁時韓令坤在揚州復爲吳人  
所逼欲退師世宗怒遣永德率師援之又敗泗州軍千  
餘于曲溪堰俄屯下蔡時吳人以周師在壽春攻圍日  
急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蔽江而下泊于濠泗周師頗  
不利吳將林仁肇帥衆千餘水陸齊進又以船數艘載  
薪乘風縱火將焚周浮梁周人憂之俄而風反吳人稍  
却永德進兵敗之又夜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鑊  
引輕舸急擊吳人旣不得進溺者甚衆奪其巨艦數十  
艘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乃距浮梁十餘步以鐵索千  
餘尺橫截長淮又維巨木自是備禦益堅矣俄又敗千  
餘衆於淮北岸獲戰船數十艘吳人多溺死詔褒美之  
冬擢爲殿前都點檢四年從克壽州還制授檢校太尉  
領鎮寧軍節度五年夏契丹擾邊命永德率步騎二萬



拒之從世宗北伐還駐澶淵解兵柄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恭帝嗣位移忠武軍節度太祖卽位加兼侍中末德入朝授武勝軍節度人覲召對後苑道舊故飲以巨觥每呼駙馬不名時并汾未下太祖密訪其策末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爲援未易取也臣以每歲多設游兵擾其農事仍發間使以諜契丹絕其援然後可下也帝然之俄歸本鎮會出師討金陵末德以已資造戰船數十艘運糧萬斛自潁陽沿漢水而下富民高進者豪橫莫能禁末德乃發其姦寘于法進潛詣闕誣末德緣險固置十餘砦圖爲不軌太祖命樞密

都承旨曹翰領騎兵察之詰其砦所進曰張侍中誅我宗黨殆盡希中以法報私憤爾翰以進授末德末德遽解縛就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太平興國二年來朝拜左衛上將軍五年坐市秦隴竹木所過矯制免關市筭降爲本衛大將軍數月復舊秩六年進封鄧國公雍熙中連知滄雄定三州端拱元年拜安化軍節度召還爲河北兩路排陣使屯定州嘗與契丹戰斬獲甚衆二年丁內艱起服淳化初又代田重進知鎮州二年改泰寧軍節度兼侍中出判并州兼并代都部署末德明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報遼兵寇州境者末德用太白



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  
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必敗未幾折御卿捷報至衆始  
歎伏自五代用兵多姑息藩鎮頗恣部下販鬻宋初功  
臣猶習舊事太宗初卽位詔羣臣乘傳出入不得賣貨  
邀利及令人諸處圖回與民爭利宋德在太原嘗令親  
吏販茶規利闌出徼外市羊爲轉運使王嗣宗所發罷  
爲左衛上將軍眞宗卽位進封衛國公未幾判左金吾  
街仗事咸平初屢表請老授太子太師分司西京仍以  
其孫大理寺丞文蔚釐務洛下以便就養二年冬契丹  
入邊帝將北巡以永德宿將召入對便殿賜坐訪以邊

要以老不可從行留爲東京內外都巡檢使二年制授  
檢校太師彰德軍節度知天雄軍俄以衰老命還本鎮  
是秋卒年七十三遣內園使馮守規護柩還京師贈中  
書令諸孫遷秩者五人永德出母後適安邑劉祚及永  
德鎮南陽祚已卒迎母歸州廨起二堂與繼母劉並居  
劉卒馬預中參時年八十一太宗勞之賜冠帔封莒國  
大夫人同母弟劉再思署子城使於市西里起大第聚  
劉族初永德寓睢陽有書生隣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  
生一日就永德求禾五兩旣得卽置鼎中煮之成中金  
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上語永德口後當相遇



于彼未德曰吳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吾自有術未德  
送行數舍懇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  
福言訖而去及永德屯下蔡牙帳前後隊部曲八百人  
皆金銀刀槊繡旗幟未德善騎射左右分掛十的握十  
矢疾馳互發發必中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未德遽召  
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永法僧曰始語君貴  
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然能  
降志禮賢當別有授公藥法者未德由此益罄家資延  
致方士故太祖以方外待之初睢陽書生嘗言太祖受  
命之兆以故未德潛意拱衛太祖將聘孝明皇后也未

德出緡錢金帛數千以助之故盡太祖朝而恩渥不替  
孫文蔚虞部員外郎文炳殿中丞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其父事莊宗爲岢嵐軍使私畜勇  
士百餘人莊宗疑其有異心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  
十二謂其父曰此蓋疑大人有他圖願以全斌爲質必  
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因以隸帳下及莊宗入洛累歷  
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  
去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  
扶掖至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明宗卽位補禁軍列校  
晉初從侯益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遷護聖指揮使周



廣順初改護聖爲龍捷以全斌爲右廂都指揮使及討慕容彥超于兗州爲行營馬步都校顯德中從向訓平秦鳳遂領恩州團練使俄遷領泗州防禦使從世宗平淮南復瓦橋關改相州留後宋初李筠以潞州判全斌與慕容延釗由東路會大軍進討以功拜安國軍節度詔令完葺西山堡砦不踰時而就建隆四年與洺州防禦使郭進等率兵入太原境俘數千人以歸進克樂平乾德二年冬又爲忠武軍節度卽日下詔伐蜀命全斌爲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十二月率兵拔乾渠渡萬仞燕子二砦遂下興州蜀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拔石圖魚關白水二十餘砦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副使李進獲糧三十餘萬斛旣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陵殺虜甚衆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延澤潛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治閣道進與大軍會於深渡彥進以白全斌全斌然之命彥進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全斌由羅川趣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彥進遣



張萬友等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砦詰朝彥  
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逆戰又大  
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渥遁去復與  
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趙彥韜引兵來戰三戰  
三敗追至利州北昭遠遁去渡桔栢江焚梁退守劍門  
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全  
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  
君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  
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  
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  
可於此進兵卽劍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卽欲卷甲赴之  
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收併兵  
退守劍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  
清強北擊劍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  
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  
而遁昭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卽引兵退陣於漢  
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  
走遣輕騎進獲傳送闕下遂克劍州殺蜀軍萬餘人四  
年正月十三日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  
入成都旬餘劉延讓等始自峽路至昶饋遺延讓等及



犒師並同全斌之至及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由是  
兩路兵相嫉蜀人亦構主帥遂不協全斌等先受詔每  
制置必須諸將僉議至是雖小事不能卽決俄詔發蜀  
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卽  
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  
百人全斌彥進及王仁贍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  
但分遣諸州牙校蜀軍至綿州果叛劫屬邑衆至十餘  
萬自號興國軍有蜀交州刺史全師雄者嘗謂將有威  
惠士卒畏服適以其族赴闕下綿州遇亂師雄恐爲所  
脅乃徙其家於江曲民舍後數日爲亂兵所獲推爲主  
帥全斌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  
納其愛女及橐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急攻綿州  
爲橫海指揮使劉福龍捷指揮使田紹斌所敗遂攻彭  
州逐刺史王繼濤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成都十縣皆  
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  
帥二十餘人令分據灌口導江郫新繁青城等縣彥進  
與張萬友高彥暉田欽祚同討之爲師雄所敗彥暉戰  
死欽祚僅免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延翰張煦往擊之  
不利退入成都師雄分兵綿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  
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雅東川果遂渝合資簡昌普



嘉戎榮陵十七州並隨師雄爲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  
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二萬全斌慮其應賊與諸  
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未幾劉延讓曹彬破師雄之  
衆於新繁俘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仁贍又攻破  
之師雄走保灌口砦賊勢旣衄餘黨散保州縣有陵州  
指揮使元裕者師雄署爲刺史衆萬餘仁贍生擒之磔  
于成都市俄虎捷指揮使呂翰爲主將所不禮因殺知  
嘉州客省使武懷節戰擢都監劉漢卿與師雄黨劉澤  
合衆至五萬逐普州刺史劉楚信殺通判劉沂及虎捷  
都校馮紹又果州指揮使宋德威殺知州八作使王永  
昌及通判劉渙都監鄭光弼逐州牙校王可臻率州民  
爲亂仁贍等討呂翰於嘉州翰敗走入雅州師雄病死  
於金堂推謝行本爲主羅七君爲佐國令公與賊將宋  
德威唐陶鼈據銅山旋爲康延澤所破仁贍又敗呂翰  
於雅州翰走黎州爲下所殺棄屍水中後丁德裕等分  
兵招輯賊衆始息全斌之人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  
太祖設擅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  
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衝犯霜雪何以堪  
處卽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以不偏及  
也全斌拜賜感泣初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



事全斌但典軍旅全斌嘗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旣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詔曰王全斌王仁贍崔彥進等被堅執銳出征全蜀彼畏威而納款尋馳詔以申恩用示哀矜務敦綏撫應孟昶宗族官吏將卒士民悉令安存無或驚擾而乃違戾約束侵侮憲章專殺降兵擅開公帑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歛萬民之怨

嗟致羣盜之克斥以至再勞調發方獲平寧洎命旋歸尚欲含忍而銜寃之訴日擁國門稱其隱沒金銀犀玉錢帛十六萬七百餘貫又擅開豐德庫致失錢二十八萬一千餘貫遂令中書門下召與訟者質證其事而全斌等皆引伏其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於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請準律處分乃下詔曰有征無戰雖舉於王師禁暴戢兵當崇於武德蠢茲庸蜀自敗姦謀爰伐罪以宣威俄望風而歸命遽令按堵勿犯秋毫庶德澤之涵濡俾生聚之寧息而忠武軍節度王全斌武信軍節度崔彥進董茲銳旅奉我成謀



既居克定之全功宜體輯柔之深意比謂不日清謚卽  
時凱旋懋賞策勲抑有彝典而罔思寅畏速此悔尤貪  
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于偃革職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  
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宣我非無恩爾當自省全斌可  
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可責授昭化軍節度  
觀察留後特建隨州爲崇義軍金州爲昭化軍以處之  
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  
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  
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  
還鄉節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至

璵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天禧二年錄其孫永昌  
爲三班奉職全斌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衆軍旅  
樂爲之用黜居山郡十餘年怡然自得識者稱之于審  
鈞崇儀使富州刺史廣州兵馬鈐轄審銳供奉官閤門  
祇候曾孫凱

凱字勝之祖審鈞嘗爲永興軍駐泊都監以擊賊死遂  
家京兆饒於財凱散施結客日馳獵南山下以踐蹂民  
田捕至府時寇準守長安見其狀貌奇之爲言全斌取  
蜀有勞而審鈞以忠義死當錄其孤遂以爲三班奉職  
監鳳翔蓋屋稅歷左右班殿直監益州市買院慶州合



水鎮兵馬監押監在京草場先是守卒掃遺稗自入凱  
禁絕而衆欲害之事覺他監官皆坐故縱凱獨見免自  
右侍禁雄州兵馬監押擢閣門祇候定邢趙都巡檢使  
元昊反徙麟州都監嘗出雙烽橋柴枝谷遇夏人破之  
又破龐青黃羅部再戰于伺候烽前後斬首三百餘級  
獲區落馬牛橐駝器械以數千計夏人圍麟州乘城拒  
鬪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特遷西頭供奉官代遷邊寇  
猶鈔掠以爲內殿崇班麟州路緣邊都巡檢使與同巡  
檢張岳護糧道于青眉浪寇猝大至與岳相失乃分兵  
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岳合斬首百餘級又入兔毛川賊  
衆二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鬪不解又斬首百  
餘級賊自蹂踐死者以千數遷南作坊副使後爲并代  
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二萬寇青塞堡凱出鞋  
邪谷轉戰四十里至杜牯川大敗之復得所掠馬牛以  
還經略使明鎬言凱在河外九年有功遂領資州刺史  
久之召還未及見會甘陵盜起卽命領兵赴城下賊平  
拜澤州刺史知邠州未幾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澤  
州團縛使歷環慶并代定州路副都總管捧日天武四  
廂綿州防禦使累遷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  
觀察使又徙秦鳳路辭曰帝諭以唃氏木征交易阻絕



頗有入寇之萌宜安靜以處之凱至與主帥以恩信撫  
接遂復常貢召拜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侍衛親軍馬  
年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六贈彰武軍節度使謚莊恪  
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陣援  
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後與敵遇  
未嘗挫衄兪毛川之戰內侍宋承誠哭于軍中凱劾罷  
之尤篤好於故舊子緘緘子詵字晉卿能詩善畫尚蜀  
國長公主官至留後

康延澤父福晉護國軍節度兼侍中延澤天福中以蔭  
補供奉官周廣順二年末與李洪信入觀遣延澤往巡  
檢遼內染院副使宋初從慕容延釗李處耘平湖湘時  
荆南高保融卒其子繼沖嗣領軍事命延澤齎書幣先  
往撫之且察其情僞及還盡得其機事因前導大軍入  
境遂下荆峽以勞授正使乾德中征蜀爲鳳州路馬軍  
都監破白水閣子二砦進擊西縣三泉獲韓保正由來  
蘇路會大軍克劍門及孟昶降延澤以百騎先入成都  
安撫軍民盡封府庫而還就命爲成都府都監會全師  
雄復亂徙爲晉州刺史時有降兵二萬七千諸將懼爲  
內應欲盡殺之延澤請簡老幼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  
兵衛還浮江而下賊若來劫奪卽殺之未晚諸將不能



用俄出兵敗賊黨劉澤三萬人復有王可瓌率數郡賊兵來戰延澤擊走之追北至合州又破可瓌餘黨謝行本等擒羅七君事平優詔嘉獎就命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全斌等得罪延澤亦坐貶唐州教練使開寶中起爲供奉官遷左藏庫副使坐與諸姪爭家財失官居西洛卒兄延沼幼隸後唐明宗帳下仕晉祖爲尚食使改散指揮使都虞候興聖軍都指揮使出爲隨澤二州刺史周祖北征延沼與白文遇李彥崇曹奉金并從廣順中爲侍衛馬步軍都軍頭領信州刺史從世宗征劉崇率兵攻遼州轉龍捷右廂都校領岳州防禦使真拜

蔡齊鄭楚四州防禦使晉潞二州兵馬鈐轄宋初李重進叛以延沼爲前軍馬軍都指揮使建隆四年攻懷州防禦使乾德六年命李繼勳等征河東以延沼爲先鋒都監太祖親征太原以延沼宿將熟練邊事詔領兵屯潞州會以疾歸郡開寶二年卒年五十八

王繼濤河朔人少給事漢祖左右乾祐初補供奉官歷諸司副使仕周爲右武衛大將軍淮南平爲天長軍使顯德五年遷和州刺史宋初爲左驍騎大將軍再遷左神武大將軍乾德二年命護徒治安陵隧道大軍伐蜀爲鳳州路壕砦使興元降王全斌命繼濤權府事孟昶



降全斌又遣繼濤與供奉官王守訥部送昶歸闕守訥  
白全斌言繼濤問昶求宮妓金帛全斌遂留繼濤止令  
守訥送昶俄詔以繼濤爲彭州刺史綿州軍亂劫全師  
雄爲帥率衆攻彭州繼濤與都監李德榮拒之德榮戰  
死繼濤身被八槍單騎走至成都素與通事舍人田欽  
祚有隙會欽祚入朝乃誣奏繼濤以他事太祖驛召繼  
濤將面質之道病卒詔曰故彭州刺史王繼濤先登擊  
賊身被重創優典未加齎志而歿故階州刺史高彥暉  
帥師討賊奮不顧命垂老之年殞身鋒鏑永言痛悼不  
忘于懷宜各賜其家粟帛

高彥暉薊州漁陽人仕契丹爲瀛州守將世宗北征以  
城來降遷耀階二州刺史王師伐蜀爲歸州路先鋒都  
指揮使全師雄之亂崔彥進遣彥暉與田欽祚共討之  
至導江與賊遇賊據隘路設伏竹箒中官軍至遇伏發  
遂不利彥暉謂欽祚曰賊勢張大一日將暮請收兵詰朝  
與戰欽祚欲遁慮賊曳其後乃給之曰公食厚祿遇賊  
畏縮何也彥暉復麾兵進欽祚潛遁去彥暉獨與部下  
十餘騎力戰皆死之時年七十餘彥暉老將練習邊事  
上聞沒甚痛惜故並命優恤之

論曰郭崇感激昔遇發於垂涕太公觀察其忠厚亟焚思



晦之奏雖魏文不彊於楊彪宋武無猜於徐廣何以加之廷璋開懷以待罕儒宋偓抗章以察重進向拱獻謀以平上黨乘時建功各奮所長有足尚者王彥超起自戎昭歷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真至於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張永德前朝勲伐夙識太祖潛懷尊奉雖有橋公祖之知而於人臣之不二心者矣乾德伐蜀之師未七旬而降欵五王諸將之功何可泯也王全斌贖貨殺降尋啓禍變太祖罪之而從八議之貸斯得馭功臣之道廷澤能相地險豫謀屯備繼濤彥暉先登重傷殞沒無避戚可稱焉

宋史卷二百五十五



宋史卷二百五十六 列傳第十五

宋史卷二百五十六

列傳第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趙普 弟安易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唐幽帥趙德鈞連年用兵民  
力疲弊普父迴舉族徙常山又徙河南洛陽普沈厚寡  
言鎮陽豪族魏氏以女妻之周顯德初承興軍節度劉  
詞辟為從事詞卒遺表薦普於朝世宗用兵淮上太祖



拔滁州宰相范質奏普爲軍事判官宣祖臥疾滁州普朝夕奉藥餌宣祖由是待以宗分太祖嘗與語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普疑有無辜者啓太祖訊鞠之獲全活者衆淮南平調補渭州軍事判官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爲推官移鎮宋州表爲掌書記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臥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誼擁麾下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車駕征李筠命普與呂餘慶留京師普願扈從太祖笑曰若勝胄介乎從平上黨遷兵部侍郎樞密副使賜第一區建隆三年拜樞密使檢

校太保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無宰相署敕普以爲言上曰卿但進敕朕爲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令翰林學士講求故實竇儀曰今皇弟尹開封同平章事卽宰相任也令署以賜普旣拜相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兼監修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班在宰相後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先是宰相兼敕皆用內制普相止用敕非舊典也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



出父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五年春加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起復視事遂勸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克實開寶二年冬普嘗病車駕幸中書三年春又幸其第撫問之賜賚加等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歎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普爲政頗專廷臣多忌之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將下制逐普賴王溥奏解之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女卽令分異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其居



又營邸店規利盧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飢法及劉偉僞作攝牒得官王洞嘗納賂可度趙孚授西川官稱疾不上皆普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普恩益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爲河陽三城節度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入朝改太子少保遷太子太保頗爲盧多遜所毀奉朝請數年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趙鎔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

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先是秦王廷美班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勲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之及涪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八年出爲武勝軍節度檢校太尉兼侍中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普



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雍熙三年春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曰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關外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屢更荐臻炎夏飛輓日繁戰鬪未息老師費財誠無益也伏念陛下自剪平太原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廣濟遠人不服自古聖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興無名之師深蹈不測之地臣載披典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暇一賜觀覽其失未遠雖悔可追臣

竊念大發驍雄動搖百萬之衆所得者少所喪者多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戒於不虞所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凝滯理貴變通前書有兵又生變之言深爲可慮苟或更圖稽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時涉秋序邊庭早涼弓勁馬肥我軍又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曷敢興言而沮衆蓋臣已日薄西山餘光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斯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願達聖聰望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挈彼疲氓轉之富庶將見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俗相率嚮



化契丹獨將焉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謠之徒謂契丹主少事多所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樂禍求功以爲萬全臣竊以爲不可伏願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謬正姦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抑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尚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諛爲安身之計而不言哉帝賜手詔曰朕昨者興師選將直令曹彬米信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安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筭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關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爲遼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况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民陷于邊患將救焚而拯溺匪贖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疆場之事已爲之備卿勿爲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普表謝曰昨以天兵久駐塞外未克恢復漸及炎蒸事危勢迫輒陳狂狷甘俟憲章陛下特鑑衷誠親紆宸翰密諭聖謀臣竊審命師討罪信爲上策將帥能遵成筭必可平定惟其不副天心由茲敗事今旣邊鄙有備更復何虞況陛下登極十年坐隆大業無一物之失所見萬國之咸寧所宜端拱穆清裔神和志自可



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窮邊極武與契丹較勝負哉  
臣素勸壯志矧在衰齡雖無功伐願竭忠純觀者咸嘉  
其忠四年移山南東道節度自梁國公改封許國公會  
詔下親耕籍田普表求入覲辭甚懇切上惻然謂宰相  
曰普開國元臣朕所尊禮宜從其請既至慰撫數四普  
嗚咽流涕陳王元偃上言曰臣伏見唐太宗有魏玄成  
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崇宋璟魏知古皆任以輔弼  
委之心膂財成帝道康濟九區宗祀延洪史策昭煥良  
由登用得其人也今陛下君臨萬方焦勞庶政宵衣旰  
食以民爲心歷考前王誠無所讓而輔相之重未偕曩

賢況爲邦在於任人任人在乎公正公正之道莫先於  
賞罰斯爲政之大柄也苟賞罰匪當淑慝莫分朝廷紀  
綱漸致隳紊必須公正之人典掌衡軸直躬敢言以辨  
得失然後彝倫式序庶務用康伏見山南東道節度使  
趙普開國元老參謀締構厚重有識不妄希求恩顧以  
全祿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聖朝之良臣也竊  
聞儉巧之輩朋黨比周衆口嗷嗷惡直醜正恨不斥逐  
遐徼以快其心何者蓋慮陛下之再用普也然公讜之  
人咸願陛下復委以政啓沃君心羽翼聖化國有大事  
使之謀之朝有宏綱使之舉之四目未察使之明之四



聰未至使之達之官人以材則無竊祿致君以道則無  
苟容賢愚洞分玉石殊致當使結朋黨以馳驚聲勢者  
氣索縱巧佞以援引儕類者道消沈寘廢滯得以進名  
儒懿行得以顯大政何患乎不舉生民何患乎不康匪  
踰期月之間可臻清靜之治臣知慮庸淺發言魯直伏  
望陛下旁采羣議俯察物情苟用不失實邦國大幸籍  
田禮畢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爲之表  
率冊拜太保兼侍中帝謂之曰卿國之勲舊朕所毗倚  
古人耻其君不及堯舜卿其念哉普頓首謝時樞密副  
使趙昌言與胡旦陳象輿董儼梁顥厚善會旦令翟馬

周上封事排毀時政普深嫉之奏流馬周黜昌言等鄭  
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驕肆僭侈大爲不法普廉得之  
盡以條奏利用坐流商州普固請誅之其嫉惡彊直皆  
此類李繼遷之擾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  
因令圖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爲邊患時論歸咎於普  
頗爲同列所窺不得專決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  
大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止日赴  
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冬被疾請告車駕屢幸其第  
省之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求致仕上勉從之  
以普爲西京留守河南尹依前守太保兼中書令普三



表懇讓賜手詔曰開國舊勳惟卿一人不同他等無至固讓俟首塗有日當就第與卿爲別普捧詔涕泣因力疾請對賜坐移晷頗言及國家事上嘉納之普將發車駕幸其第淳化三年春以老衰久病令留守通判劉昌言奉表求致政中使馳傳撫問凡三上表乞骸骨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奉料令養疾俟損日赴闕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易齋詔書賜之又特遣使賜普詔曰卿頃屬微病懇求致政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耄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佇聞有瘳與朕相見今賜羊酒如別錄卿宜愛精神近醫藥強飲食以副朕眷遇之意七月卒年

七十一卒之先一歲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齋器幣幣轡馬就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次歲普已罷中書令故事無生辰之賜特遣普姪婿左正言直昭文館張秉賜之禮物普聞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篤先是普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又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上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事先帝與朕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有不足衆所知也朕君臨以來每優禮之普亦傾竭自效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朕甚惜之因出涕左右感動廢朝五日爲出次發



哀贈尚書令追封真定王賜諡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  
八分書以賜之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  
賜絹布各五百匹米麩各五百石葬日有司設鹵簿鼓  
吹如式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爲尼太宗再三諭之  
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  
圓大師初太祖側微普從之游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  
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  
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言普少習吏事寡學  
術及爲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  
闕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旣薨

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普性深沈有岸谷雖  
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  
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爲某官太祖  
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  
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  
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  
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  
不爲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  
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  
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



之不去竟得俞允太宗入弭德超之讒疑曹彬不軌屬  
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  
明幾誤國事卽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祖吉守郡爲姦  
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疾其貪墨  
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  
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  
奈何以吉而隳陛下赦令哉太宗善其言乃止真宗咸  
平初追封韓王二年詔曰故太師贈尚書令追封韓王  
趙普識冠人彛才高王佐翊戴興運光啓鴻圖雖呂望  
肆伐之勳蕭何指縱之効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  
旋三紀茂巖廊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  
無玷謀猷可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蒸未同休於宗  
祜茲爲茂典以答舊勲其以普配饗太祖廟庭普子承  
宗羽林大將軍知潭鄆二州皆有聲承煦成州團練使  
弟固安易固至都官郎中

安易字季和建隆初攝府州錄事參軍節度使折德康  
言其清幹遂命卽真再遷河南府推官會普居相位十  
年不赴調太平興國中歷華邢二鎮掌書記部芻糧至  
太原城下拜監察御史知興元府轉殿中賜緋魚袋先  
是兩川民輸稅者以鐵錢易銅錢安易言其非便請許



納鐵錢詔從之九年起拜宗正少卿知定州會以曹璨  
知州徙安易爲通判未幾代歸又表求外任命知耀州  
留不遣命按視北邊事淳化中嘗建議以蜀地用鐵錢  
準銅錢數倍小民市易頗爲不便請如劉備時令西川  
鑄大錢以十當百下都省集議吏部尚書宋琪等言劉  
備時蓋患錢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請反患錢多非經  
久計也而安易論請不已仍募工鑄大錢百餘進之極  
其精好俄墜殿階皆碎蓋鎔鑠盡其精液矣太宗不之  
詰猶嘉其用心賜以金紫且遣其典鑄既而大有虧耗  
歲中裁得三千餘緡衆議喧然遂罷之事具食貨志歷  
知襄廬二州就遷宗正卿歸朝復領卿職時屬籍未備  
奏請纂錄咸平初乃命梁周翰與安易同修安易略涉  
書傳性强狠好談世務而疎闊不可用初太宗嘗問農  
政安易請復井田之制又以其家本燕薊多訪以邊事  
景德初禮官詳定明德皇太后靈駕發引於京師壬地  
權攢依禮埋懸重升祔神主安易上言禮云旣虞作主  
虞者已葬設吉祭也明未葬則未立虞主及神主所以  
周制但鑿木爲懸重以神主靈王后七月而葬則埋懸  
重掩玄堂凶仗輶輅車龍輻之屬焚於柏城訖始可立  
虞主吉仗還京備九祭復埋虞主然後立神主升廟室



自曠古至皇朝上奉祖宗陵廟行此禮何以今日乃違  
典章苟且升祔方權攢妄立神主未大葬輒埋懸重且  
棺柩未歸園陵則神靈豈入太廟奈柏城未焚凶仗則  
凶穢唐突祖宗望約孝章近例但於壬地權攢未立神  
主升祔凶儀一切祇奉俟丙午年靈駕西去園陵東回  
祔廟如此則免於顛倒不利國家乃詔有司再加詳定  
判禮院孫何等上言按晉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  
地明堂去樂不作又按禮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  
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則天地之祭不廢遂議以園陵年  
月不便須至變禮從宜又緣先準禮文候神主升祔畢  
方行享祀若俟丙午歲則三年不祭宗廟禮文有關况  
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禮合升祔遂與史館檢討同共  
參詳以爲廟未祔則神靈不至伏恐祭祀難行攢既畢  
則梓宮在郊可以葬禮比附遂按禮云葬者藏也欲人  
不得而見也既不欲穿壙動土則龍輴攢木題湊蒙櫛  
上四柱如屋以覆盡塗之所合理重一依近例便可升  
祔神主安易妄言以凶仗爲凶穢目羣官爲顛倒指梓  
宮爲棺柩令百司分析園陵免瀆聖聰誣罔臣下安易  
又云昔日觀羣官盡公奉二帝諸后並先山陵後祔廟  
今日觀羣官顛倒奉明德皇太后獨先祔廟後園陵者



今詳當時先山陵後祔廟正爲年月便順別無陰陽拘  
忌今則年月未便理合從宜未埋重則禮文不備未升  
祔則廟祭猶闕須從變禮以合聖情兼明德皇太后將  
赴權攢而安易所稱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  
按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鄭玄注云謂遷  
柩於廟又云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  
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今亦遙辭宗廟而後行豈  
可以禮經所出目爲顛倒吉凶具儀謂之唐突哉又云  
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亦緣有所嫌避未赴園陵出京  
權攢之時不立神主入廟直至至道三年西去園陵禮  
畢然後奉虞主還京易神主祔廟以合典禮今詳當時  
文籍緣孝章爲太宗嫂氏上僊之時止輟五日視朝百  
官不會成服與今不同從初亦無詔命令住廟享今明  
德皇太后母儀天下主上孝極曾頽況上僊之初卽有  
遺命權停享祀今按禮文固合如此安易荒唐庸昧妄  
有援引以大功之親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上乃至於斯  
況安易以訐直自負所詆者無非良善以清要自高所  
尚者無非鄙俗名宦之志老而益堅詩書之文情而不  
習本院所議並明稱典故旁考時宜雖曰從權粗亦稽  
古請依元議施行從之安易又屢言陵廟事詞多鄙俚



晚歲進趨不已時論嗤之二年卒年七十六贈工部尚書錄其子承慶爲國子博士孫從政爲太常寺奉禮郎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同體貴爲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勲舊自伐偃武而修文慎罰而薄斂二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

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爲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國大議閉門觀書取決方冊他日竊視乃魯論耳昔傳說告商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末世匪說攸聞普爲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著龜聖模宋之爲治氣象醇正茲豈無助乎晚年廷美多遜之獄大爲太宗盛德之累而普與有力焉豈其學力之有限而猶有患失之心歟君子惜之



宋史卷二百五十六終

宋史卷二百五十六終



